

再會吧黑貓



30
16.7
5



3 2173 9974 4

MG
I246.7
585

廣州文學會叢書

再會吧黑貓

—— 羅西短篇作之二 ——

“再會吧黑貓”及其他



1929

目 次

1. 中秋節
2. 再會吧黑貓！
3. XX 姑娘的尺牘
4. 我怎麼會是你的女兒呢？

中 秋 節

三元里是在C城北面的一個小村。裏面大概有二三千的居民，他們的職業是耕田，販柴，養牛，或者到C城附近的工廠裏面做苦工。這樣一個平凡的小村集，像是早被人家忘却了的，自然沒有甚麼驚人的奇境，去供人們的賞玩。因此C城裏的人們，雖然有時把他們的時光花在北

郊裏面，却永遠不會知道有一個三元里。那裏面的建築都是一些土磚砌成的矮屋，那些像製造木炭時所用的土窯般的房屋，就疏落落地安放在地上；這裏面還夾雜着荒蕪的草園；不知年代的墳墓；黑黃色的骨頭罈子，裏面裝着被拆散之後又重被排列好的四肢；在每個不遠的距離之內還有那永遠養着蚊蟲的小池塘，水面上浮着許多野草野花；在接近一個小水塘的略為突起的山坡上面，又長滿許多高高的青綠的竹樹。這些僻靜的地方除了時時會有幾條黑牛低頭在嚼着青草之外，便是些昂首挺胸的家鷄，在尋覓草間的小蟲。當花腰的毛蟲在竹樹上睡覺的時候，白頸的黑雀却在榕樹上面唱着拙劣的秋歌。整個村落，不論春夏秋冬，全漲滿那種牛屎和腐草的臭味。

人們雖把三元里的人看不在眼內，三元里的人們却永遠記得他們自己有過一段光榮的歷

史。這就是那回鴉片之役，英國的水兵登陸，走到三元里的時候，被他們打得飛跑。老人家多數還可以記得的，他們時時告訴自己的孩子。當吃了晚飯以後，巨大的竹烟筒湊到他們的唇邊的時候，他們就坐在大樹下面，或者門檻外面，講給他們的孩子聽，三伯伯的鋤頭怎樣厲害，爛頭標的大棍怎樣有力，大辮子的開鎗怎樣有準，孩子們也快樂地默默地聽着。有時他們還指得出那一個地方睡過幾多個死屍，那一個濠溝淹死過幾多個人。

因此，人家雖瞧不起他們，他們自己却以為是一個好勇善鬥的民族。

全善伯伯的確是太老了，但是他耕着他自己的田。完全變了白色的頭髮和鬍鬚把他的臉圍起來，只剩了一個焦黑的多皺的三角孔。裏面安放着一塊廣大的額，一對乾枯的眼睛，和一個扁扁的鼻子。有時他把那枝旱烟管咬在嘴裏，就

像一叢蘆葦裏面，生着一棵長椰樹一樣。而且他也有他的奇怪的習慣，縱使那烟斗裏一根烟絲都沒有，但他老是喜歡噙在嘴裏。

“全善伯！你的牛不久就會自己耕田了！”每一個人在他坐在樹下休息的時候，都愛這樣跟他說，他就噙住烟管點點頭。

人老了，精力自然要衰疲的。因此全善伯耕田，一天休息的時候比工作的時候還多，就是他的牛，他的耕具，也是很需要有相當時間的休息的。

那天，太陽份外猛烈，因此他的休息時間也特別多；太陽微微有點向西斜了，樹陰只能遮住他的上半身。他的花老的眼睛正在無力地望着他的右邊的時候，覺得離五六丈有一個黑影在晃動着，分明是有一個人向他這裏走來了。他用他的生了重繭的粗糙的手搓了幾下他的眼睛，竭力在想分辨來的是一個甚麼人。同時他心裏

在驚奇着，因為那個人走的是一條小斜路，向來從這條路走的只有兩家人，一家是全善他一個人，一家是福根的妻，和他的媽媽。他們這兩座土屋後面就是一帶竹林，竹林中沒有路徑通到別處去的。那個人越走越近了，他穿着一身輕飄的黑綉衣袴，黑襪子，黑鞋，嘴唇中間夾着一根香烟。

“呵，”全善喊出來了，這時他的烟管已經用一隻手抓住。“福根福根！你今天回來了？你過來，等我瞧瞧你臉上有傷痕沒有！你的背脊呢？沒有叫警察的木棍捶傷了吧？”

“呵，不錯，善伯，你的牛今天吃草不吃呀？”

老人並沒有和福根親善的理由，他曾因為放在門口的鷄籠裏面的一枚新下的鷄蛋，把他的烟斗在福根的腦袋上面敲了一下。並且他時時對別人罵着福根。但是福根終歸是他的鄰居，而且福根嫂有一次送過五塊花生糖給他，說是

福根在城裏帶回來的。因此這位老人有時倒又覺得福根這孩子還壞得不錯。

福根蹲在他旁邊了，一面從袋裏掏了一把花生米出來，分了點給老人。但是老人却因為那些花生米裏面雜着許多銀角子，他望着福根一個個撿起來鏗鏘地放在袋裏，他的舌頭暗自伸了幾下。他的心又在嚷着：“哼！你這個壞蛋！”不過臉上依舊是佈滿笑容的，據他的經驗，福根每一次回家，總要給他一枚雙銀角子。

“福根，你真是一點都不會害怕的麼？”

“怕甚麼？老虎？”

“你真是有一些胆量！”

“自然咧，一個人沒有胆量，不是值得餓死麼？”

“不過這是很不正當的，你是媽媽的獨生兒，又有了老婆，找點穩當的事做不好麼？”

“那里高興去受人家的氣！”

“唔……”

“這也不是難事呀！我老實告訴你吧，我是前天才從鐵籠裏面跑出來的，只消兩點鐘工夫，我就碰到了一樁好生意，你聽，”他拍着他的口袋說，“這不是很好的事情麼？講規矩？講正當？去對四大爺說吧，不過他要得好看些罷了，同我這樣不叫人家曉得便拿了去有甚麼分別？也許我的方法還要好一點，不必叫人家心裏懷恨我哩。”

“哈哈！”全善笑出來了。“怕你沒有四大爺那樣本事吧？”

“本事麼？他正是一點都沒有！他只會說那些比他高的人的屁是香的。他能及得我麼？你去問問我一個月出入公安局多少次？”

老人不出聲了。他在想着福根的過去。

福根的過去的確有點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全村裏面的孩子們沒有一個做過像他那

樣驚人的事幹的。每個老人都會從他的脣邊掉下一句驚嘆的批評，這裏面含有憐惜和欽佩的意味。福根永遠被這樣表面是惡意的句子讚頌着。真的，他的行為不止脫離了道德的軌道，並且脫離了一切的軌道哩！

他在十四歲那年，便開始到 C 城裏的一間豬肉店當夥計，因為他們和這間豬肉店的老板，有一點遠親的關係。所以那時除了兩餐飯有着落以外，一個月還有一塊錢工金和兩角剃頭錢。但是他在那裏只停留了三個月，有一次因為老板打了他一頓，他馬上就跑了回家。

回家以後，他很有把握地對他母親陳述他的新計劃，結果自然又依了他，把家中那些陳舊破壞的耕具賣光了，給他做本錢到花棗買鮮花回來 C 城販賣。——但是在十七歲那年，他竟因為賭博把他的本錢都斷送在幾顆骰子上面了。

福根在家中閑居的時候，他們的生活一天

天地陷入於困難之境。雖然有些舊米和借來的米可以供給他們的飯餐，並且可以由福根去別人的田裏拔點菜，或者在塘裏捉幾條魚，或者在全善的雞籠裏摸一隻剛生下來的蛋……但是人家漸漸也對他防備起來了，因此有時他們只吃點甘藷。

全善老人有時還很自驕，他以為福根給錢給他是買怕他，也許還有件事情是要叫他守秘密的，所以才肯出錢。

真的，全村的人除了全善以外，沒有一個人曉得福根是怎樣會娶得巧姐做了老婆的。就是巧姐的父親也沒有那麼明白。那天全善上毛廁，倒發了一注橫財。那毛廁只能容得下兩人的位置，也和普通的住屋一樣用大塊的土磚砌成的，後牆有一個一尺見方的洞，只有人的胸部那麼高，從那里透光線進去。毛廁後面有一塊長滿矮草的空地，再過後便是一帶竹林。那時，忽然有

兩個人的聲音衝進他的耳朵裏面，好奇心鼓動他的身軀，站起來從窗洞望出去，就望見了福根同巧姐，兩個人都躺在地下。

他悄悄地從牆邊走了過去……這樣，他竟得了一塊錢的賄賂。隔兩天，福根又從城裏買了兩條魚送給他，巧姐的父親是很窮的，因此這件事情很容易便得了好結果。

福根不懂得愛情的意義，但是却有愛情的需要。把巧姐娶了過來以後，有時他抱着她和她接吻，有時却拳腳交加地打她。她承受他的待遇，像是很情願地。平心說，福根是沒有甚麼壞處的，只是愛賄，但這是值得人們的原諒的呀！

他結了婚兩個月以後，因為憑空花了一筆錢，便欠下四大爺五十塊錢的債。村裏的人雖然還要說他太慳了，但他覺得自己的肩膀已經壓下了一個很重的担子，使他感到很不幸。

結果，他毫無辦法了。巧姐安慰他，叫他不

用着急那個時候的笑容，直比一把尖刀還要利地刺進他的心窩裏面。在坟墓旁邊，在幽深的竹林裏，在高聳入雲的山頭，在琤琮地流水不停的溪畔，他都徘徊過了。很淒涼地在思索。但他不是藝術家，沒有以山水自娛的感情。他需要的只是錢和米。——最後，他找到一個位置了，那是在北城裏面的一間染布廠。他無可如何地每天到廠裏工作。顏料的臭味和水痕的瀆浸把他的腦和手成天放在痛苦裏面。——但是，他在那裏只捱過了四個月的時光，他屢次想跟那黃頭髮，單眼睛的廠主說的那句“先生，我辭工了。”的話還不會說出來，老板早板着如鐵一樣冷而且硬的臉向他說：“福根，你明天起不用來了！”他的心雖然很難過，但是他沒有哀求那廠主。

從那時起福根就得了不大好的聲名，有人說他因為偷了廠裏的東西被開除，又有人說他因為姘了一個廠裏的女工被開除，更有人說他

這兩樣原故都有一些。他自己也不去辯正，人家問他，他只有說：“我說我受不了他的氣你們不信，由得你們去想吧！隨便你們怎樣說都可以。”巧姐雖然胆怯，有一次也大着胆詰問他了，但他只有一巴掌印在她的頰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其後他又會做過小渡船裏的舵工，和碼頭上面的苦力。這兩樣職業他繼續了差不多一年，這一年中他只回過家裏五次。——巧姐不能不絕對相信她的丈夫有了外遇了。但她自己又以爲自己絕對沒有干涉的權利。——因此她悲哀着，深深地悲哀着。有一個將成胎的孩子，也在第五個月裏就掉下來了。福根的媽媽心痛得哭了幾次，福根他自己却沒有甚麼。

在做苦力的時候，他認識了一個朋友，那朋友的名字叫做黑狗，他所以得這樣美麗的名字的原故，是因爲他有兩樣特別的地方：第一他的皮膚帶着濃黑的色素；第二他的嘴很像一隻狗，

還有一隻左門牙是露在脣皮以外的。——這個人後來就成了他的新職業的夥計。

* * * * *

“喂，善伯，爲甚麼不出聲呢？你瞧，你的牛也睡覺了！”

“不錯呀，我在替你想，你有甚麼法子能夠叫人家相信你在城裏沒有女人呢？每個人都這樣疑心你了，巧姐一說起來就哭，那也太不成樣子了，你不能叫她這樣難堪，你要記得當初……呵，她沒有待錯了你。你曉得的呀！你甚麼事情都不必對我隱瞞的！”

“一個人能夠有兩個女人，才真有本事！四大爺不是很有本事的麼？所以他就有三個了。”

“你總不曉得你是甚麼皮包了甚麼骨頭，你也可以比他麼？”

“看着再說吧！不過你幫他，我也沒有話說，我看他的地位是有點靠不住的，也許他有求我

饒命的時候。”

“或者你有點瘋了！”

“瘋了麼？哈哈！瘋了那會有這許多錢！哈哈！”他笑着站了起來身，在右耳上面拿了那根香烟夾在脣縫中，也沒有把牠點着，便走開了。全善望着他的背影儘在搖頭，他想，福根真是一匹危險的黑狼，同黑狗有點相似。黑狗，他在福根家裏見過他，覺得他比黑狼還要狡猾一點，可惡一點！

一座絕對沒有一點光亮的房屋，面積不到一方丈，裏面沒有廳間房間的區別，只有這麼一塊週年不見陽光面的濕潮的地面，睡覺煮飯全在那里。

福根躺在牀上，全身都藏在黑暗裏面，他的眼睛却牢牢地閉着。幸福的祈求同冒險的趣味緊緊地縛住了他的靈魂。他的人生的目的只是那麼簡單的，同旁的許多人一樣，沒有甚麼別的

希望，只有一個，就是要得多量的金錢。錢多了就甚麼都可以辦，這是他曉得而且絕對相信的，雖然有時他會說出金錢是萬惡的這樣的話來，不過那只是他對二姐起的感想；其實他是愛錢的。可惜他的職業——用手指在別人的袋裏悄悄地工作着——不能給他以巨大的滿足。他希望有機會冒一次更大的危險，以後永遠不再冒危險了，將那次所得的酬報過一輩子，幸福的一輩子。而且，黑狗有阿金，又有二姐；他只得一個巧姐——這在他已經不大甘心，況且巧姐近來，不是病便是——呵，那更壞了，便是跟他吵。有了這樣的原故所以別人家勸他要做點正當的事業，他便以為是叫他去受有錢人的氣；人家說他在城裏和一個女人相好——那即是說他在工廠裏拚成功的——他也不大申辯，總是笑笑地，或者乘機攻擊四大爺一頓。

“福哥，菜飯弄好了！”巧姐帶着有病的懦弱

的聲音，胆怯地說着，同時一隻手輕輕地搖着他的身。

他一骨碌爬了起來，沒有答巧姐的話，只望着那盤在一盞昏黃的美孚燈的朦朧浮光的下面蒸騰起一縷縷的白霧的青綠色的菜，他的頭搖了兩搖，似乎在嘆息着。他的腦子裏一面却射出一幕巨大的電燈下面那幅二姐的肉影。

一個女人對於她的一年只見得幾面的丈夫，是會存着一種陌生的羞感的，況且巧姐本來不會說甚麼愛情的親暱話的呢？但是她畢竟不能不跟她丈夫談幾句，這似乎是一種責任。

“福哥，後天便是中秋節了，你大概這回要在家過節了吧？”

“這是甚麼意思呢？在甚麼地方過節不是一樣！有錢嗎天天都過節，沒有錢就不用講。”

“到底你在城裏，覺得很舒服麼？”

“自然啦！在城裏呢是個個人都怕我的，不

比在別處我却得怕人！這不是很舒服麼？”

“我總覺得這是頂危險的，一下子不小心就要累了我們。你估你拋離了家在外面飄着，我們要怎樣擔驚的呢！”

“所以就擔出病來了！是不是呢？”接住他冷笑了兩聲。又把坐在他旁邊的巧姐抱在懷裏。他說，“唉，你等着吧，雖然我幾時有錢，現在我自己也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不久總會有的，而且有很多。如果你是不吃醋的呢，我還要叫幾個小姑娘回來陪伴你，她們多半是心靈嘴利的，陪着你玩耍你就一定不會生病了。你不信你儘管閉上眼睛想想看，我們的田會比四大爺兩倍那麼多，我們的門口會比他兩個那麼高呢！”

巧姐真的把眼睛閉上了，但是她沒有幻想到將來的幸福，只在那深陷的眼眶裏面流出兩顆眼淚。她覺得他將來就是會給她一點幸福，但始終不會拿她當人看待。

“福哥，我看這樣吧！你安安心心回來家裏，不再到外面去做這些不好的事情，那麼，把你在城裏相識的那個女人也帶回來吧！我不會多事情的。”

“呵，你這樣是試我還是嚇我呢！我在城裏有甚麼女人？”

“自然啦！就是有，她也不會肯走到鄉下來的，城裏的女人是煙同酒做成的，不同我們的肚子裏只有菜，臉上也只像一張菜葉，全身都找不出一點油來。我只是說說罷了，唉，福哥，不如等我避開吧！或者你會因我的原故才會這樣不顧命的。我這幾天病到求死不得，我三天沒有吃飯啦，我的肚子空得像一個鼓一樣呵！大概我不久也會死的。”她像沒有一點憤怒地，而且這麼平靜地說着。直像一把利剪，在剪着他的生命的琴弦。但是他却憤怒了！他認她的冷靜是刻毒，尖銳的惡意；他覺得她是一個沒有享受幸福的資

格的愚蠢的女人；他判斷她是量小，自私，沒見過時面，不會安慰丈夫！

* * * * *

第二天晚上，在惠愛西路——這是C城的一條很長的馬路，近着西門的地方——靠南那一排的一家小酒店裏面，福根同二姐坐在偏東橫廳的一排白木椅上面。他們面前放着一盤切成很小片的牛肉和一盤油炸的排骨，兩碗沒有顏色的雙蒸酒。酒裏面放着匙羹。另外還有兩對筷子，兩碟醬油，這時間那店裏面的顧客很少，電燈也沒有完全開放。一個夥計躲在比較黑暗的角落裏打盹，在工作着的只有一個走堂，一個廚師，和一個肥肥的麻面的掌櫃。

社會上的一切男女的隔膜和束縛着雙方的自由的禮儀是只有在上流階級才會存在的，在下流的社會，沒有這些可笑的東西。二姐，從協興——這個他們所常常聚集的酒店的名字——

的老板至到協興的顧客，沒有一個不曉得她是黑狗的愛人，但是同時沒有人驚訝和談論她爲甚麼時時陪着黑狼喝酒的。掌櫃的麻面胖子便是老板他自己。他的名字是最簡單的兩個字：“阿肥。”他很客氣地招呼着他們：狗哥，狼哥，二姐。並且時時鼓着同情的笑臉問：“今天的生意還順手麼？”在他們到櫃檯上會賬的時候，他總是一手抽出幾根牙簽，一面嘴裏說着多謝。——但是他從來不曾猜疑過他們有甚麼不正當的行爲。並且恭敬他們。這大概因爲他們從別人的袋裏拿點錢出來，却將來放在他的袋裏的原因。不過另外却有一個令他們感謝他，稱他是有義氣的弟兄的理由，就是曾經有兩次公安局的偵緝坐在協興的橫廳裏面等他們，都是由“阿肥”通知他們的。也許他不能令他的顧客叫偵緝搶了去吧？二姐後來也想到這層，但是他們到底也很感謝他。

“二姐，到底那件事你讓狗哥知道了麼？”

“讓他知道有甚麼要緊？我們早約好的，我不去管他，可是他也管不着我。他現在和金姐租了一個房間，他們一對住起來了。可是他不能不給錢我用，他會明白我的話不是白說的，如果他的心稍為有點變了，我的刀就會戮進金姐的心窩去的。”

“他真不錯，他們是有福氣的！”

“你們男人賤就賤在這一點，一定要找一個女人，把自己綁住，還說有福氣，但是他的心又不滿足的，又要到別處去找快樂。我就不是這樣了！我不要甚麼丈夫，我只要知心的朋友，他能夠令我快樂，又有錢供我使用。誰高興去管那許多閒事的呢？”

“所以你就一輩子沒有着落了！”他拿起碗來喝了兩口酒，啞啞嘴，又夾了一塊牛肉，一股熱氣從胃裏蒸上頭來，他的眼睛有點矇矓了。

“譬如將來你死了，誰去收拾你的骨頭？”

“你肚裏有酒麼？你袋裏有錢麼？那就好了！誰曉得自己死在甚麼地方！官廳裏面，定會因為我們做着乖巧的不用本錢的生意的原故，到那個時候自然來替我們料理的，我們用不着擔驚！”

“不對，我以為一個人應當有一種想頭。那就是他要做點甚麼事情，做到甚麼時候為止。其餘的時候他是應該拿來享福的！”

“你現在不是正在享着福麼？”

“我不願永遠這樣，我想一次過拿到一萬幾千，那麼我就可以安安穩穩地過一輩子。同我的巧姐住在一起，同你也住在一起，那時我們都會變成高貴的人；我就會做成一個資本家。”

“呵，阿根！讓我來預先感謝這位我們要打倒的資本家吧！哈哈，不過我看你須要自己裝好一點勁兒。你瞧老賀不是在永漢路硬搶麼？但是

現在死了，可惜這樣的事，又是你們這些只會摸摸男人的口袋和女人的屁股的狗狗狠狠所做不到的呀！這樣，我看你們死是不會這麼快的，可是發財也只好休想。”

“二姐，一個人的命你不要把他看得這樣透！你要曉得運氣不像警察那麼蠢笨，穿上了特別的衣裳來的！你會想麼？你想想你今天晚上會死不會？”

“自然我不像你那麼蠢！我從來沒有想過那些東西！”

“女人們自然不會想男人所想的東西，她們想的只是怎樣令男人歡喜。”

“男人們應該想得比女人多麼？不錯，我以為你也應該想想國家大事，不應該只想賺幾個錢！”

“那個自然，不止我不會想，我父親也不會想；我們不曉得甚麼是國家，我們的弟兄們更且

恨國家，恨國家的官！哈哈，二姐！你要曉得國家是已經不要我們的了！我們，和我們的許多弟兄，現在已經沒有國家。那布廠的老板嚇過我，他說：‘你不怕國家的法律麼？我本來要叫你嘗嘗滋味，……’“唉，那時我只有好笑！我有點不明白他爲甚麼那樣糊塗，那個國家是他們的，他們的法律和我有甚麼關係！哈哈！”

“那麼，你怎麼不想想有甚麼方法把官，法律都殺死了呢？”

“他們也和我們一樣，爲着喫飯的原故的！”

這時走僮又端兩碗酒過來，福根只和他略一招呼，便又和二姐低聲在談着。二姐能夠令他們恭敬的原因不在二姐能夠一樣地工作，却因爲她天生的有一種令人不可抗拒的力量。她能夠玩弄他們，利用他們像富家的小姐們所蓄的小狗一樣。同時因爲她既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又認得許多警察，偵緝；有時得了她的助力，可以

免去許多煩惱。——代價只是幾塊錢的賄路。

而且她還有一種能力是他們所沒有的，便是她認識字，她能夠假造店舖的圖章，又能夠讀報。在這里他們得了很大的助力。

這時協興的顧客漸漸齊集了，談話的聲音和叫賣的聲音混雜着，在從菜鍋同火爐噴出來的白烟球裏面滾來滾去，變成每天照例有的熱鬧的音樂。電燈雖然開齊了，但却被籠罩在灰白的濃霧裏面，損失了不少的光輝，油臭魚腥的氣味和牆邊地下的霉味拌在一起，叫主顧們很適意地呼吸着。

“阿根，我看你還是要聽我的話好些。”二姐睜大兩個眼睛望着他。一面很用力很親熱地這樣說了一句。

“自然啦！我一向都是這樣的。你無論如何不能在我的身上找出不服從你的地方！”

二姐又微笑起來了，意思是說：這樣於你是

有幸福的呀！福根忽然抬起頭，看見左拐從烟霧中跑進來了。他向二姐遞了一個暗號。左拐是一個左脚跛了的矮漢子，大約有四十歲上下的年紀，一對瞧不見黑瞳子的眼睛，縮鼻子，幾根稀疏的硬鬍子。他是他們一個老同志，他的特點是成天都露着黃牙笑着。據二姐說他天天和他的媳婦一張床睡覺，他的老婆在十七年前就跑了，沒有人曉得他的媳婦的來歷，知道的只是他的兒子在兩年前以逃兵的罪名給長官鎗斃了的。左拐會做過泥水匠，他的殘廢的左脚會向每個人證明他的過去是有相當的榮譽的。

他在他們前面用手一揚，意思就是向他們致了敬禮。他剛坐下，便把頭伸到福根那邊。二姐的頭也湊了過去。

“喂，狼哥，阿狗給你們帶了好運氣來了，只要你們伸開手。錢就會掉下來哩。”

“那是一樁甚麼生意？狗哥得手了麼？左拐

你要曉得；那是不關我們的事的，那只是便宜了金姐，便宜那歪嘴東西。”福根笑着說：“也許她把神罵得太厲害了，神給了她一點好處的！”

左拐只在極奸狡地笑着，從他每一根鬍子裏，都透出得意的消息。

“不要賣你的聰明吧！”二姐帶着訕笑的口氣說。“這樣的事情，你只好拿去騙騙歪嘴金，去向她借兩毛錢。拐叔，如果你要喫酒呢，我們可以奉敬你四兩的，你的把戲也收回去吧！（她擡回頭向走僮招呼）喂，這里燂子雞，雙蒸四兩。”

“酒我不能不多謝你，二姐，不過話却依然是真的。我又不賣膏藥，混吹有甚麼用呀！”

“拐叔！”福根喊了出來。他們四隻眼睛都望着他了。“有甚麼東西快些講出來不好麼？喂，左拐，當心變了雙拐呀！”

“唉呀！小狼，你的話只好回去三元里逞威風吧？我又不是個孩子，嚇我是沒有用的。如果

我的右脚要折斷的時候，却不必勞煩你費力；我在右脚沒有折斷之前，先喝點酒再說吧！我告訴你呀，左脚跛了之後，由丈多兩丈高跌下來，已經不止三次了呢。然而我的腳竟像銅棍一樣。”

“你還有逞強的地方麼？”二姐的手掌在他的臉上擱了一下，這一下原不算小力，然而他只在笑着，酒滴從他的嘴唇邊淌下來。二姐繼續說：“阿婆娘（這是一位給人家供在牀底的神。據民間的傳說，她是司生的女神，因此有孩子的人家，總要供着她。當孩子有病的時候，他們也是向她懇求的。）總是又錯了一回了！她竟拿一根蘆葦，一根銅棍，做了你的兩隻腳！呵，哈哈！”

殘廢的人多是不幸的，左拐竟因此而時時遭人的訕笑。人家完全不尊敬他。但是他沒有煩惱，他只會笑。他明白他自己不是個性格強烈的人，他沒有像黑狗那樣的威風；像二姐那樣的靈敏；像黑狼那樣的兇悍；像金姐那樣的美麗。

“喂，阿根！事情是真的不是真的，你只好去問狗哥。我不過做個報信人罷了。就是你們成功了。我得的也不過幾塊錢，狗哥他開恩的時候，也許會給我五塊的，但是再不能多了，我也很知足。狗哥，縱使他騙我吧，他怎麼會騙你們呢？”

“拐叔，你也當心着，你如果說了謊話，你的鬚子會斷得怎樣難看的呢？”

左拐還來不及答話，二姐就大笑起來了。

她說：“阿根，你太老實了，你曉得阿狗只是騙騙他玩玩的！”

“怎樣呢？二姐說的你聽見麼？”福根望着左拐的臉。

左拐的頭筋也暴起來了，但他依然是含笑地說：“就算賭我的頭吧！他那一盒珠子我親眼看見的，顆顆都有蠶豆那般大，不過從那條路來的他不肯說，我也不能詳細告訴你們了。”說着他又把頭湊過福根那邊，低聲說着：“你怎麼能

夠不信呢？狗哥說有小鷹（他們時常這樣稱呼公安局的特別偵緝——他們的敵人。）跟住他，他沒有辦法出得手。有一個阿伯（他們這樣喊警察的。）告訴他，叫他不要出臉，上面查得緊呢！所以，你還能不相信麼？他叫我來通知你，去換一換手，等幾天就可以出貨了！”

“他現在在甚麼地方等我？”阿根再不能不相信了。

“長庚路盤福路交接的地方，或者再遠一點就在觀音山腳的第三棵拐榕樹下面。”

左拐說了十分鐘以後，阿根就挺着胸從煙霧中走了出去。

“呵唷！”左拐叫出來了。“二姐，你瞧他的胸背多麼厚，多麼有力！這一頭狼真可愛呀！我想，如果他叫小鷹們抓了去當鎗靶，那會變成一件多麼可憐的事呢？”

“瞎說！把你的屁門關起來吧！”

“阿根這幾天時時提起他的巧姐，你不覺得那樣麼？”

“誰教你說出這樣話來的呢？”

“你不信麼？他很愛他的巧姐呢？不過他是不知足的，狗哥時時這樣告訴我，並且時時罵他。”

“你現在可以走了吧？你曉得這種話我是不喜歡聽的麼？”

左拐真個走了。一拐一拐地走出去，在櫃檯旁邊和阿肥談了幾句，便不見了他的影子。

又經過了半點鐘。

阿狗慢慢地走進來了。他穿着黑綢衣褲，黑襪子，黑鞋；左胸的小袋裏面吊出來一條發亮的金表鍊。他的身材很高大，年紀約莫在三十上下，大額，大腮，大鼻子，一對真像狗一樣的圓而發威的眼睛。如果他是改穿武裝，他真像一個少將，至少是上校的模樣的。

阿肥似乎有特別的嗅覺能分辨出他的氣味，老早站起身來歡迎他。並且遞了一枝香烟給他。

“狗哥，左拐沒有說謊吧？”二姐隨意地問。

“沒有，他一點都沒有。”他也隨意地答。

“現在阿根呢？”

“他回家去了。”他惡狠狠地答了一句。

“怎麼呢？他應允在我那里過節的。”

“我在你那里過節不行麼？一定要他陪你？”

“你有你的金姐呀！”

“他也有他的巧姐！”

二姐不出聲了，她肚子裏在發氣。

但是她終於改變了問話的方向：“那些白豆子是怎樣來歷的？”

“過幾天就會明白的，你能夠看報紙。”

“阿根拿在手裏穩不穩呀？沒有人注意他麼？”

“李四告訴我，說上面逼得很緊呢！他和何九都勸我交回出來，我却一定不依！看吧，看他彩數好不好，穩不穩連我自己都不敢說，局裏的人通通曉得我的事了。”

“你就交回出來不好麼？何必害了阿根！他是你的好夥計呀！弟兄們要有點義氣的！”

“有義氣的弟兄是會強佔別人的老契（這就是愛人的意思，但是上流人的字典裏是沒有的。）的麼？”他說得更恐怖了。從他的面部的兩個小洞裏，射出殺人般的兇燄。

“不准你再提這些事情，那是我自己喜歡的！你有權干涉我的行動麼？”

他沒有答她，只底頭喝了一口酒。鼻子在酒碗裏面哼了一聲，似乎是在冷笑着。

* * * * *

明月像白玉刻成的美女的臉盤一樣，在鳳凰山頂向三元里探頭偷望。她不曉得這是她自

己的節日，也不會注意有人在對她焚香頂禮。有時她討厭那些秋野的鳴蟲的雜亂的歌唱，把她自己藏在雲裏，但是她到底捨不得這奇幻的人間，不到一會兒又娉婷地緩步出來。於是銀樣的光輝，就普遍地灑在溪畔，在墓地裏，在樹梢，在暴露的白骨上，在人們的小院落裏。

這時城裏熱鬧極了，有錢的人家把燈籠豎在自己的屋背上，有些還把燈籠綴成中字，有些又做成奇異的不能舉名的形狀。但是在鄉村裏豎燈籠就不多了，像在三元里就只有四大爺一家；雖然這裡的孩子和城裏的一樣，今晚要睡得晚些，而且婦女們也一樣地忙。

福根的家裏也掛起兩個小小的燈籠。不過別人掛在屋背上面的他家裏却掛在門口，而上面寫的字却是藍的，不是紅的，

福根雖然一年回家不止五次，但這回却是例外，三天之內却回去了兩次。而且他從此要非

常快樂了，要永遠不離開他的故鄉了。

巧姐也將滿意了她的丈夫，她將永遠沒有跟他吵鬧的機會，她將不愁她的丈夫會給旁的妖冶淫蕩的女人搶了去。

獨有在一盞慘綠的小油燈底下，陪着巧姐落淚的歪善伯伯，他心裏有點捨不得；雖然他的鷄蛋此後是萬分安全了，但他此後要少了一筆源源不絕的賄賂。

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四時二十分，在上海。

再會吧黑貓！

黑貓昨天晚上回來的時候，我親眼見他手裏拿着一包東西。那是用報紙胡亂包着的，紙外面印出油迹來。

“只要一點點，行吧？”

“你麼，你只配吃燕窩魚翅罷了，這裏面沒有你的面份的！”

那時，我想我許多朋友裏面，頂可惡的是黑貓了。木橋頭的洪三，關帝廟裏的小白帽子，甚至整天在街上跑的念呢亞祥，都沒有他那麼可恨。我想，他簡直是個刻薄，自私的壞傢伙。他甚麼都不懂的，甚至在人們面前應該怎樣伸開手，應該怎樣說話。他一輩子的長處在譏笑別人，尤其是對於我，他時時刻刻都要令我發氣的。不過我有時又很歡喜同他親熱一點，因為他是很慷慨的。那一次我真餓得發昏了，他也只得到四個銅板，買了二塊紅薯。我坐在黑嗎嗎的牆角上抱着頭壳，我決定不用眼睛望他。那曉得他不出聲不出氣地扔了一些東西在我的頭上。我以為那一定是紅薯皮了。

“怎麼？……”我一面喊着一面用手摸索着地下，想用那塊紅薯皮回敬他一下。但是，呵，我在下面本來預備用最毒的話罵他的，到那時我出不得聲了。我的手抓到一個還沒有剝皮的熟

紅薯。那紅薯的形狀真是可愛，而且有一股香氣，比我走過惠愛路廣生行的門前時還要好聞過。我的感激的話才走到喉嚨的時候，黑貓已經起身跑到外面去了。

但是他依然是可恨的嘛！有一天，我對他說過：

“老黑！你不要太看小我呵，也許有一天那些燕窩魚翅要讓我吃到厭了的呀！朋友，那個時候，你也未必沒有一點好處吧？”

“燕窩？魚翅？我討厭這些東西，我不吃這個。我愛吃發臭的魚肉，和那些黃色的別人吃剩的青菜，那些出水的冷飯！”

黑貓的年紀要比我大，我不過三十多歲，他至少有四十多歲的樣子。歪的嘴唇，黑而長的頭髮，綠色的眼睛。他的頭髮永遠像戴着一頂黑色的羊皮帽子的；在那頂帽子底下掛着一張塗滿污泥的臉。細而長的頸子上面長着許多疤子，我

們都愛笑他，說他曾經給警察們鎗斃過一次。真奇怪，任憑你怎樣笑他，或者甚至侮辱他，他都不會發惱。這樣本來是很好玩的，但是我們仍然不歡喜他，那就是因為他的嘴太不乾淨了。而且他還有一樣癖氣，得不到我們的同情的。譬如念呢亞祥他雖然瞎了眼睛，但他仍然希望能夠給人家磨粉，或者搓麻繩，小白帽子希望做一個苦力；洪三希望當兵；我自己希望做警察，或者給人家種菜。我們要問到他的時候，他拚命拉盡嗓子說：

“我麼？我希望做皇帝！哈哈！哈哈！”他說着的時候還要加上哈哈地笑，笑得怪刺耳怪難聽的。我們都怒了，我們都曉得，那他簡直就跟說“我並沒有希望”一樣的，皇帝從沒有希望得來的呀！小白帽子頂聰明，他馬上悟出黑貓的意思來了。他低聲跟洪三說，老黑是嘲笑我們的。洪三顯出他的蠻性了，幾乎要舉起拳頭來打他。

“我不信你會敢這樣。”

當我和小白帽子把洪三的手按住的時候，坐在亞祥旁邊的他這樣說了。其實我的心裏想，他真比洪三還要勇敢。他是那麼鎮定的，倔強的，硬嘴的。

我們相處已經有三年，他的癖氣我還摸不定。比方他有東西吃，你跟他要，他是不會給的。如果不出聲，他也許會扔一些在你的面前。可是昨天晚上，事情又不是這樣了。我只問了他一聲，以後就沒有問。但是他終於沒聲沒氣地把所有的東西都吃完了。

當我知道了我們這間空洞的房屋，已經沒有一樣可以吃的東西的時候，我憤憤地摔了我自己的身體在那張爛草席上面，我氣極了。

我們住的這間房屋，是被人稱為年代最久的一間土地廟。三年前，我們初來的時候，這位土地神的面前是插滿香和蠟的。土地爺爺的身

上穿着新衣服，鬍子也有點發亮。現在呢，不止這左近的人不來拜他，就是這條聚賢街的人們也不來拜他了。你一進聚賢街的西首，便會瞧見那所矮矮的灰色的廟宇，只有六尺高，丈來寬，門也沒有了，也沒有司香火的神像，至於金花，紅布，黃榜，那你更不會見得到；這時候，你不會相信三年前這裏的門口是一天到晚擠滿人的了。

我不信神，黑貓更不信。我們往時常常對着這位袍子爛了，鬍子也沒有了，滿臉塗着黑泥的土地神說笑話。他真是可憐的，他捱餓的日子，恐怕要比我們更多呢。

我每天從外面回來，一踏進門口，便要望一望那灰色的神龕，看土地爺的運氣怎樣；才從旁邊爬進我們每晚睡覺的黑洞——那土地廟的右偏房。

昨天晚上，黑貓似乎睡得不大舒服，整晚都

在亂嚷。

“你昨晚吃得太飽了麼？還是見着土地爺？”今早我這樣笑着跟他說。你曉得，我們的房間是一點光都沒有的，我看不出他的臉色怎樣，但是我等了許久，都聽不見他的回答。

“怎麼？你昨晚見了閻王了麼？今天不會出聲了麼？”

依然沒有回答。

這件事情有點不對了，我的心想着。我們睡覺，沒有睡得恁般熟的！這不止我是這樣，黑貓，小白帽子，洪三，亞祥，都是這樣的。我們不論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都可以閉上我們的眼睛，但是我們在夢中是可以覺察外面一切的。連一隻蚊子飛到甚麼地方我們都可以聽出來。爲甚麼黑貓會早會聽不見我說話呢？

“奇了！”我這樣想。“呵，我明白了，他故意這樣的呀！我自己替自己解釋了，我以為一定是

這樣。他在給我開玩笑，他故意不理我。

“我曉得，”我大聲這樣說了。“我們這裏有一個人肚子裏痛呵！”

說完我不管他，拿了我自己的瓦鉢去向本街東首的泡水店老板胖子三叔要開水去了。胖子三叔真是仁慈的呀，有時我在晚上餓得太淒涼了，第二天早上跟他要點開水，他聽見我說我的嘴苦得太厲害了，他馬上就拿點鹽給我放在開水裏面。

“喝一點鹽水吧，你今天不會餓死的！”

我真感激得流眼淚。他，肚皮比屁股大三倍的三叔，真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好人呵！他曉得的，做乞丐的只要今天不餓死，終歸會希望見到明天。

* * * * *

一個月過後，我們這幾人中間，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了。我自己是依然一樣地恨着黑貓，

依然一樣地在半飽半餓中間做夢；小白帽子也只是把帽子略為弄得更髒了一些，沒有甚麼大變動。其餘的便不同了：洪三真的當兵去了，十天前軍隊開差，不知到了甚麼地方！黑貓是比以前更難看了，天氣那麼熱，雖然餓着肚子的人都應該臉紅紅的，但他的臉却比往時城隍廟裏的獠牙漢子還要青過；兩個腮更是一點肉都沒有，說得重一些，真是連皮都沒有了呢！顴骨和顴頭倒似乎長大許多了。

“喂，黑東西，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你不是天天吃一包很肥很有油的東西麼？爲甚麼你的短鬍子總不發亮的！”

我覺得怪奇的就是在這個地方了！差不多二三十天來他老是每天拿着一包東西回來，那包東西却每天都是那麼大包的，沉重的，油跡漏到外面來的！而且，呵，這是最討厭的呵，有幾個晚上他簡直在闊洛地大嚼特嚼，像在嚼燒鴨的

骨頭似的。

“哼！要你曉得！那不是吃得太飽的原故麼？你這蠢才！你這閻王爺的孫子！”

“放你的貓屁！”我笑出來了。我比穿洋裝的先生們喝罵我們還要大聲地說：“我想世界上除了貓以外，沒有吃了飯不長肉的東西呀！呵，不錯，那還是沒有老鼠吃的原故吧？”

“閻王爺自然不會殺他的孫子，你放心在世界上多受幾年罪吧！老兄！你不曉得麼？我們這樣子的人吃得太多的時候，是只會縮肉不會長肉的呀！”

“那麼，看起來還是餓的會長肉了。”

我雖然有點調侃他的意思，但是他的話我却很相信的，加上看見他那張可以掉得下眼淚的臉，我也就不願出聲了。

其次還有一個變動頂大的便是念呪亞祥。他本來已經是很可憐的，因為要拿一根光滑的

差不多變了紅色的小竹棒代替他的眼睛。小白帽子還告訴過我：亞祥因為沒有地方睡，就隨便走到那里，躺到那里，因此就撞尅了不知那一位神，要罰他整天念咒。我們都聽見他的嘴很快地動着所發出的聲音，但無論如何都聽不清楚，問他他是不肯說的。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吧！我們都這樣相信着。

現在，我們的亞祥不止做不成替人家磨粉的散工，而且永遠不再念咒了！洪三剛不見了面的第二天，黑貓在街上瞧見他很靜默地躺着。眼睛也沒有變動，依然是那個樣子閉着。黑貓告訴我，那是他第一次看見亞祥和他的小竹棒分離了！

我們都很悲哀。親眼看着幾個兇神惡煞的，臉肉橫生的漢子用草蓆把他裹住，又用繩子在外面繞了幾道，便把他抬走了。我們才恍恍惚惚地離開了他剛才躺着的

我提着亞祥那根離別了，永遠離別了牠的主人的小竹棒，像一個孝子提着一根靈旛一樣，我的週圍像是沒有房屋，也沒有行人；我腳下踏着走的也不像是一條條長石頭的街道。我彷彿在一根很薄的木板上面走着，顛顛地，搖晃地。木板下面又彷彿是滾滾地流着的河水，

“哎喲！當心呵，這條河那麼寬！唉，我們甚麼時候才走得過去呢？老鼠，別不小心滑了腳呵！”

“你瘋了，你說甚麼話！”

經他這一說，才把我的心驚醒了。我們還在街上走着，下面並沒有河。我自己很奇怪爲甚麼會把那樣一句話脫嘴說了出來。又無言地走了一會，我們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停住了。

“奇怪呀！”我說。

“奇怪呀！”他也說。

這真是奇怪，我們走到甚麼地方去了？我們

怎麼恁般糊塗？我們走到這裏幹甚麼？我們打算走到甚麼地方去呢？——我這樣亂想着。我似乎甚麼都不懂得了嘍！

“我們現在將要走到東門口了。你今天打算怎樣呢？”

“不打算怎樣，我想，我要回去了。”我答他。

“我也想回去了！”他用低到將要啞了的聲音說。同時用他左邊那隻一半塗滿油泥一半爛脫了掛在肘下的衣袖揩着眼睛。

這時我的眼淚才簌簌地掉了下來。

回到土地廟，我們兩個坐在門口。黑貓的頭垂到胸前，動都不動。太陽好比一大盆紅炭，放出來的熱氣非常厲害。乾燥的塵土靜幽幽地在空中飛着；一匹脫毛的老黃狗躺在對面的牆陰下面伸出舌頭在喘氣，紅蜻蜓在草間打盹。

“喂，老兄，”黑貓用他的沙聲突然把這個難過得很的悶氣打開了。我用最留心的樣子望着

他，等他發議論。“你真是想過我們的死的事情沒有呢？唉……”

“死？像亞祥那樣？”我摸不着他的頭腦，只這樣回問着他。

“是呵，我們不會出聲的那天呵！喂，看吧，我又似乎聽見亞祥的臉了！”

“哦哦！那只有天曉得的！”

第二天晚上，他在像平常一樣的時候回來了。但是，奇怪，他手裏一點東西都沒有拿着。許久以來，他時常是很幸運的，爲甚麼今天會失敗了呢？我當時那樣想。

我覺得，我自己也有點變了。在平時，我應該要嘲笑他，至少也要說一兩句令他難過的話的。他自己不曉得，他時常令別人難過的，我不應該報復麼？——但是話雖然是這樣講，實際上的情形可又不同了。——呵，我不但找不出一句俏皮話，反而對他說了一句最笨的：

“黑貓，你像是有點餓了。

這句話一說了出嘴我就後悔。我覺得我不該欺侮我的患難中的朋友。雖然他的確有點餓的樣子，而且我也是餓得發慌的。但是把大家的心事說穿了，那不是令他會覺得淒涼麼？

“對呀，我今天吃得不十分飽！”

“那麼……唔，爲甚麼……”

我還沒有把我的意思用最適當的話說出來，他就搶先說著：

“今天天氣真是熱呵！”

“對呀，真熱得厲害！可是冷只冷窮人，熱就熱大眾，熱一點倒還值得呢！”

“呵，說起來真有點好笑！在天時熱的時候我覺得天時冷也許沒有那麼辛苦，可是天時冷到了，北風呼呼地吹進心裏，那時又覺得天時熱好了！年年都是這樣想，由熱望到冷，由冷望到熱。”

“自然，橫豎是一樣的，一冷一熱，苦處在我們是差不多！”

跟著我們很快樂地談着。我們互相交換那各人白天所見的東西，所經過的街道，所受別人的斥罵；——我們親暱地，同情地，恣意地談着。我們都忘記了飽餓的事情了。

“喂老兄！你說對不對呢？一個人的運氣不是越過越好，便寧願越過越壞，或者一會兒好一會兒壞。你見得怎樣呢？從十二年前到五年前，我可以說是越過越壞了；但是從五年前起，我的運氣就停住了，不變更好也不變壞！這真是叫人喪氣喲，總是這樣不生不死的。一天天地捱過去，究竟有甚麼味道呀？”

他的意思我不能夠完全明白；他說他自己沒有希望的，便是做皇帝也不大希罕。那麼，我們穿的，吃的，住的都不要自己去勞心，橫豎總是這樣活著就行了，還講甚麼味道？

他不耐煩等我的答話，又說着：

“除了父母是乞兒之外，沒有一個人是生出來便做乞兒的喲！老兄，你說對不對？”

這當然是對的，我點著頭。

“你不是屢次問過我麼？我一輩子的事情是……”他提高嗓子叫著。青筋在他的額上跳出來，像一條條的小青蛇一樣。他的眼睛張得荔枝那麼大，從裏面冒出來的火又像荔枝一樣紅。他的神情是悲傷的，並且彷彿在痛恨着一件刺心的事。

他約略地把他認識我以前的事情告訴我。他讓我曉得，他曾經有過一個妻，一個兒子。但當他的兒子剛滿兩歲的時候，他的屋主把他們從一塊爛布都沒有的一個小房間趕了出來。這樣，他們的家庭便完全破裂了，他的妻改嫁了一個拉柴車的苦力。起初，他的妻還略為照顧他們，時常拿幾個銅板或者一點食物給她的孩子。

六個月以後，他就完全找不到他的妻的行踪了。

“她真狠心呵，”他切齒地說着。“她完全沒有跟我和孩子，那可憐的小東西，說個半句道別的話！我直到現在還疑心她是有意避開我們的！後來……”

後來，他哭起來了。他說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便和他的小孩子離開了。當時是這樣的：一個月光明亮的晚上，他們很舒適地睡在一家有錢人的門口。可見第二天清早他醒來的時候，他的孩子便沒有了！

“你也會這樣想吧？”黑貓苦着臉說：“那一定是那家有錢人所爲的了！不錯呀，我當初也想拍門進去的。但是我再一想，我的手便縮回來了。老兄，你想，一個乞兒拍一家有錢人的門，像現在的世界，怕一定要處死罪的；可是就在五年前那個時候，我也不能夠對人家說得明白，我是去找孩子的呀！世界上沒有人會相信乞兒說的

話是真的哩!”

“你可以找警察的!”我這樣說了。

“警察麼?”他憤怒起來了。右手舉起拳頭朝左手掌上打下去。“他除了會打我們之外，便是會對我們說：‘算了吧，只要你不偷別人的東西就好了，人家還會偷你的東西!’老兄，一個丟了孩子的爸爸聽見這種話，你猜會怎樣呢?”

“着急得跳起來了。”

“不是!”

“懇求那個警察。”

“沒有!”

“淒涼得掉出眼淚來!”

“也不對，”黑貓像很驕傲地把肩膀聳了一聳，嘴邊現出慘淡的苦笑來。“我先向他冷笑了一聲，再用我的拳頭朝他的下巴撞了一下。我帶着得意的顏色在監牢裏住了三個月，甚麼事情都完了!”

“我祝福你的孩子！天會可憐他。”

“起頭我是很記念他的，後來我也不去想起他了。老兄，你曉得的，如果他在我的身邊，這幾年來不是要把他餓死了麼？”

“這倒是真話，如果自己養不成，倒不如送給人家好了！”

“呵，我看，如果他還在的話，今年六歲了，有那麼高了！”他的手平平地向前面伸着在比他的孩子的高度。

“是的，有那麼高了呵！”我附和着也把手抬起來。

“唉，像我們這種人，生在世界上簡直是多餘的呢！我們其實隨時都可以死掉，沒有甚麼值得希罕的呵！”

“死？我以爲不必那麼快！也許我們有一天會轉一個灣，不朝直路走的。那個時候……”

“我看不必妄想了吧！”他用生氣的口吻攔

斷我的話。“我不是早說過了麼？我只有兩個希望：一個是我做了皇帝，其餘的一個我還沒有告訴過你，那就是我見着阿巧一面，唉，只要一面就夠了！此外無論甚麼東西我都不希望了呢！”

“唉，老黑，你不必太悲傷的，未必將來沒有見得到你的阿巧的日子！”

“將來？哼！”他又冷笑了。這是一種怪有魔力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我跟他做夥計以來，我見得到他的，只有驕傲，得意和刻薄，從沒有見過他會這樣地冷笑。

那天晚上我們都睡得不大自然，他更整晚都在呻吟着。我很害怕，不曉得他究竟是不是病了。

第三天，我的運氣很壞，可巧黑貓又是空手回來。

晚上，我睡得正濃的時候，又被他的叫喊驚醒了。他不像是做夢，叫喊的聲音很大，不住地

哎喲哎喲地。

“黑貓，怎麼了？”

“我實在餓得太厲害了呵！”他的聲音抖顫得斷斷續續的，幾乎不能夠聯成一氣。

呵，呵，這真是奇怪了！我們的黑貓，我們的英雄，他是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說的呀！我曉得他的性格，他的肚子雖然餓得像棉花一般軟，但他的嘴是永遠和鋼鐵一般硬的！他是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的呀！

“看明天吧，朋友！說不定我們會有很好的運氣呢！”

“唉，明天，明天，我已經等了無數明天了！”

“你今天一點東西都沒有到肚麼？”

“沒有。”

“昨天呢？”

“也沒有。”

“亞祥死的那天呢？”

“更沒有了！那是你曉得的。”

“六前天呢？”

“也是沒有的呀！”

“那麼……”我着急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餓過的，我曉得四天沒有吃東西的痛苦。“唉，甚至連一塊芋頭皮……”

“唉，甚至連一塊芋頭皮都沒有呵！我……我只喝了一點水！那怎麼能夠養活我的命呢？”

本來我的肚子是痛得咕嚕咕嚕在叫喊的，但是現在也沉靜下去了。在一個不很長的時間之內，我完全不覺得餓，只覺得害怕。在黑暗中我似乎看見一個鬼影站在我的面前了，牠用冷氣吹我的眼睛！我又似乎看見一具青臉長髮，汗泥滿身的贖人乾般的屍體直挺挺地躺在一條街旁邊，一面是牆，三面圍滿的是人和蒼蠅！念呖亞祥的臉又在我面前閃過了，我哎喲一聲驚叫起來。

“老兄，你又怎麼了？”

“我也跟你一樣，肚子太空了！”說着我突然想起一件我以前很狐疑的事情了，我想用有趣的語調給他開開心：“喂，朋友，天還不算虧負你，你以前吃得太飽了呢！”

“哼，”他下面就沒有說甚麼了。

…我一夜都沒有睡，好容易等到天亮了。我的心裏盤算着，今天一定會很好運氣的，我至少總可以得到十個銅板，兩碗冷飯，兩塊芋頭，我可以分一半給他。稀一點的白粥一個銅板可以買一碗的，我們每人可以吃五碗，吃到肚皮都漲起來。我還可以慢慢開導他，叫他不要灰心！只要留得命在，終歸有一次會得見到阿巧一面的…
…我想站起來了，但是，呵，我的腳呢！我的腳真像是丟掉了。不然，我爲甚麼會站不起身？我用手死命捏我自己的腿，但我的手指只碰到一塊硬硬的骨頭，心裏感覺不到甚麼！呵，難道會是

真的，我兩隻腿都自膝蓋那里斷了？我想爬到神堂外面，但是我的兩隻手也都沒有力了！

“黑貓，我變了一條死蛇了呵！我的手脚都沒有了！”

“你大概要吃一點東西了吧！”他用一個醉漢似的聲音回答我。

“吃東西？不的！我只想我能夠有氣力到三叔那里喝一點點鹽水。我在肚子這邊摸得到我的背脊了！”

“我一個月來都常吃這個東西，你拿去吃一點點吧！這個東西很滋補的，比鹽水好得多了。”

在黑暗中我覺得有一大包東西拍的一聲掉在我的面前，我伸手去抓，呵，天哪！那麼多油的甚麼東西！

“喂，老黑，你不曾做過不乾淨的事情吧！這是甚麼東西！”

“這是甚麼東西？我的點心呀！每餐飯我都

不大高興吃飽的，有時我簡直不吃，那就是因為有點心吃呵！”

“到芳村去吧，那院子裏還不會裝滿人哩！”

我簡直不能夠相信他的話，他常常手裏拿着一包東西回來的，我一點沒有思疑，簡直決定他是偷回來的了。不過一面我的心裡又想着，如果他真肯給我吃一點東西，那麼，縱是偷來也不妨事的。

“吃燕窩魚翅的朋友！你不相信也罷了！如果不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的阿巧回來了，我還不肯給你吃哩。”

雖然我的心在咒罵他，覺得他的說話簡直是放屁，但是我的嘴就懶得答他。我一隻手拿着那包東西，一隻手爬着地下。用盡了所有的力量，像從長堤泗水過河南似的，才把我的身體挪出了神龕面前。我把身子稍為傾側一點，慢慢地小心地打開那包東西——那包用報紙胡亂包着

的，紙外面印出油迹來的東西。

實在餓得厲害，我的頭昏了。我閉上眼強忍着，想歇一會兒，免致馬上暈倒在地。該死的黑貓，那真是他的點心了，那一包大大小小的有些咬碎了有些咬成兩三節的豬骨頭！我用舌頭黏報紙上面的油迹，但是太不濟事——直到我連閉上眼睛的力氣都沒有了的時候，我完全失了知覺了！

* * * * *

我搬到關帝廟住第三天，小白帽子苦苦地追問我。

他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你跟他住在一起已經有三年了！你們到現在還要拆臉麼？”

那尖嘴，縮腮，微微有幾根鬍子的東西，一天總有十八回這樣問我，討厭極了！

“我告訴你你又不相信，”我忿忿地答。“我

實在的跟他在一塊兒不止難過得厲害，而且發慌得厲害呵！”

“閻羅王的孫子呵，你還發甚麼慌，一個乞兒還怕死麼？”

“死？我倒沒有怕過。我怕的東西牠沒有死那麼和氣的。”

他不出聲了。把他的白帽子摘下來，一隻手搔着他的頭髮；兩個眼珠發楞地直望着。

“你真的一點都不知道麼？”我說。“黑貓以前有個兒子的哩，他的兒子的名字叫阿巧，在兩歲的時候就丟掉了……”

·隨後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了他。

“那麼，那個老鼠箱從甚麼地方得來的呢？”他問。

“不對啦，你應該問阿巧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我說。因為我尊重黑貓，我的好朋友，的意思，想令所有我的朋友們都叫那老貓箱做阿巧。

“那是往時那種木頭的，還是那種新的呢？”

“新的新的，”我答。“還不到二尺長，漆着綠油，上面還寫着好些白色的字。可是他在那里找來的，我却知道了。”

從那時起，我就怕見黑貓的面。有時在路上碰着了，我都要閃歪在一邊。他老是一隻手抱着那個“阿巧，”直着眼睛走。有時走幾步就把他的孩子搖一搖，搖得孔隆孔隆地響。我想，阿巧又吃飽了點心，在他爹的懷裏睡着了。

不久又到了冬天。

有一天，我同小白帽子走到離聚賢街不遠的太平街，看見黑貓躺在垃圾堆旁邊。大概他的希望已經滿足了，阿巧已經回到他那里了，就永遠離開了我們，去走他自己的路了吧？

他丟了阿巧，就跟亞祥丟了那根小竹棒一樣。我正想把阿巧抱起來，小白帽子拍着我的肩膀說：“我們走吧！警察來了哩！”

警察來了，我便縮回手。這時一陣小鈴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裏面。我慢慢地說着：“收垃圾的人來了，我們等一等再走吧！”

阿巧沒聲沒氣地像他爸爸一樣躺在地下，任由收垃圾的把他拾起來，又把他拋進垃圾車裏，又把些泥土糞草蓋在他身上……

我們把我們的眼淚忍耐着，直到把這葬禮看完了。呵，我們盡了朋友的情份了喲！

再會吧，黑貓！

十八年一月十二日午前一時半，於上海。

XX 姑娘的尺牘

一，前言

有一個朋友在批評我的文章的時候，附帶說我的小說“沒有一個漂亮的題目”，我承認這句話是非常之對的。自己也不曉得爲甚麼原故

總想不出帶着濃厚刺激性的好題目的，光看這篇東西就曉得。

這裏的“XX姑娘”並不是XYZ那個“XX”，只是兩個交叉。自然是代表一個寫不出的女人的名字，不過這裏寫不出的原因並非“姑諱其名”也不是有意炫奇，只是因為這位姑娘，本來就沒有名字。

有人說文藝作品完全是作者的自我表現，有人說一半是自我表現，也有人說完全沒有自我在裡面。這許多議論都用不着我們去多費唇舌，不過我自己相信文藝作品可以“描寫自己”，但同時也可以“完全不描寫自己。”譬如我這篇東西就可以說完全是假造的。

在培良的“我離開十字街頭”和沫若的“落葉”裏面，我們很容易看出一種矛盾。封面和裏封面明明寫着作者的名字，而在裏面作者却告訴我們那些是別人的東西。這樣豈不是“我離開

十字街頭”要改成“培良抄；”“落葉”要改成“沫若譯？”

這篇東西裏面或者會有標點符號的錯誤，語法的不完全，或者竟有別字——這一切我不能向讀者負粗心的責任。我只能對我理想中的那位十五六歲，剛脫離小學生活而進到初中一年級的，像小孩兒般的XX姑娘負不會細心校改的罪過。但是，我到那里去找XX姑娘道歉呢？

“造”這篇東西的當初，我也不會存了甚麼大希望，如果讀者竟有耐性把牠讀完，而且發生過“是不是有這麼一個姑娘呢？”的疑問的時候，我已經得到了最高的滿意了！

本來一本書才有前序後跋，而我這一篇東西也居然弄起前言後語來，不是很可笑嗎？不過這裡請讀者放心，前言雖然已經佔了幾百字的篇幅，後語是斷乎沒有的，因為我曉得讀者的時間是很寶貴的呀！

作者。五月二十日。

二,正文

1

十月二日,一九二五。

今天接到您一日的信了,您叫我們入星星學社,但是我們向來都是不喜歡入社的,而且現在我們對於牠的內容一切都不知道,故此現在我們就不入了。將來纔打算過罷,請罷!

XX鞠躬上。

2

二月八日,一九二六。

您二月六日的回信我今日才看見,因我昨日不在家呢。二月六日那日您約我去文化新劇社看戲,但是那日我真正的不得閑,所以我不能

同您去，以至您一個人去，真是獨坐無聊呀！請您原諒我一些罷！我並不是在家讀書呢，我向來都有名辭情，怎樣會這樣勤力呢？我平日都是喜歡看戲的，怎會有戲不看而會在家讀書呢？一定沒有這件事。明珠這個星期二至星期四影“撫孤雪恨”，張，董，去看麼？若是她們去看，我也去看了。我在家候您罷！

您所勸戒我的東西我也明白了，知道了，我自此以後聽您的勸戒罷。再會！

XX上。

3

今天是星期六了。星期二日約今天去明珠看戲，但今天我們不得閑了。因為“廣大”開孫文紀念會，童子軍要去表演，十二時要練習，三時半才表演，因此我們不能去看了。我想明天纔去，您有閑麼？若是得閑，我們去您的家同您一

齊去就可以。因為我們明天有童子軍堂，十二時纔能回來，故此我們訪您比較好一些。時候不多了，再會！

X X。

4

三月一日，一九二六。

十二日接到您初八日的來信，我看完之後，以為是沒有甚麼緊要的事情，就沒有回信給您，對不起，請原諒！

三月一日又接到您三月一日的來信，您說最好是我能夠將您恢復學籍的事情怎麼樣詳細通知您一下，但是我在這十天八天之內，並沒有聽聞人家說您這件事，我故此不能說過您聽。請您不要怪我。前幾天才聽您說寫了一封信給麥先生，他沒有答覆您麼？

一葉那本書是很好的文學書，我已經知道

了，現在我已經看了一大半，還有一些未看完呢。看完我就送回給您了！

您說有一次訪我，聽見我的小名字；您既然聽見我的小名字，就可以在信上通用的。

明珠在這個星期二至四映的是“雙騎俠士，”您想在星期四晚六時以前訪我，和我的表姐同去。雖然我在這個時候是得閑的，但是我以為媽媽一定不喜歡我晚間去看戲呢。而且我的表姐在那天得閑麼，我又不知。她的家離我的家又遠，好難問她了，寫信又遲了，因她是個司機生，若是星期四中班或晚班都不能去，故此有了種種的緣因，我一定不去看了，請您不要找我，再會！

5

三月八日。

三月八日接到您來信，這信我也看完了。您

問我的東西，我現在不能答覆您，因為現在時候不多，今晚六時還要去“廣大”服務呢。現在五時了，等我得閑時候才慢慢地答覆您。附來“摘星之女”稿件，我今天不能抄牠，明天才寄給你罷！

6

三月十一日

我自從接了您那封信之後，無數的歡樂。我以前讀書除了課本，看些雜誌等等之外，沒有什麼書讀，和看。我已經知道這樣讀書沒有什麼用處，但是我又沒有別的法子，所以就不理會他。現在您叫我答了那五項東西之後，就可以實際上替我做一個具體的計劃。現在我沒法讀書的時候而有您能夠互助我：真是快樂了，現在就將我所知所能的，實在答覆您。

我除了上正課外，只有晚間十一時至十二時半，這個時候，就能認真讀書的機會和時間。

星期六或日，下午好多事要在這個時做的，所以就不得閑。

我讀過新文學和新文化書籍很少很少，我現在不能一本本寫給您聽。

最喜歡看的就是新文學書籍，以小說為最喜歡看的。

看書速率每時可以看二十餘頁。

至於買書的經濟怎樣，我不能完全答覆您，因為我不知要買多少錢書，怎樣可以斷定他呢？

我答您這五項是很簡單的，不完全的，請您原諒一些罷！請您快一些指教我一個具體辦法來讀書，我就無數的感謝您了。若是我得了一個讀書的好法子，我就盡我的能力去做，以後我就恆心真心用功去讀書了！

因為不得閑的原故，所以至現在才回信給您，對不起！

星期六十二時半以前，我去訪您同去看戲。

X X

7

今天是我努力讀書的日子，以後我盡力去做我的工作，然後才有好的結果。

上午下第一堂的時候，馮君已經交了一本“芝蘭與茉莉”那本書給我。內有一封信，您說今晚六時左右來我的家裏，將摘星之女稿件給我抄，但是今晚我仍然在外婆家住着，這個時候正是食晚餐的時候，恐怕不在家呢。摘星之女稿，我今晚不能同您抄了，因為我還沒有作文呢，明天要交卷了，還有數學習題又要做呢。若是遲二天才取去印，就請您明天寄來給我，若是明天要取去印，我就不能同您抄了。經濟問題，遲天才答覆您罷！

X X

8

三月十八日

自從得了您那個讀書的好法子，我就滿意到不得了。您替我預算時間，和利用時間那一節，我都能實行去做了。

至於經濟問題，每月負擔三元至四元的買書費，我以爲每月如是者則不能了。因爲我的家裡用費不少，每月只可擔負二元左右的買書費。而且我每月一人用費亦是不少了，而加上三元至四元買書費起來，更是不行了！若是必要買的時候，才去商量過罷。

買書那件事，請您去買罷，我沒有什麼時候叫做得閑的。買回來看看幾多錢我才給過您罷！我們的書用共產的辦法，很好。刻上一個X Y的圖書印，我也喜歡，就依着這個辦法去做罷！

9

三月十九日

我的工作是由十五日開始的，那本芝蘭與茉莉，我已經讀完。下星期一您將那本隔膜請馮君給我可也。這幾天我有書看呢，這本書是我同謝先生借的。

現在摘星的稿，我已經抄好了，明天請馮君帶給您，因為明天下午十二時起至二時止，是上童軍預習堂，所以我不能回來。明天我不去看戲了，因為沒有空餘的時間。

還有一些小事，這三幾天，請您唔好寫給我。因為我的爸爸回來，我恐怕他看見，來問三問四。還有一層，我恐怕他私拆我的信，雖然沒有什麼緊要事，但是我不喜歡他知道。若有東西商量，請您星期一同那本隔膜書一齊帶給我，就得了。請您這幾天唔好寄信去我的家裡，記着，記着！

於燈下，XX

再者：下次請你唔好作那些評劇東西，我再也不抄了，抄得我手也疲乏起來，而且廢時間又不少！

10

三月二十四

昨日收到小說月報了，婦女雜誌還沒有寄來。

現在我可以拿六元出來算三個月份的買書費，你得閑的時候，就來我家裡拿罷。

那本隔膜，大約明天可以看完了，今晚我要抄文呢。

晚，寫於燈下。

11

四月三日晚

我們好幾天沒有見面了，星期二那天您說

馮君同我借那本短篇小說，但是現在已經失去了。今天我問表姊取回這本書，她說這本書我沒有看過，只看過那本一葉。當時我覺得很奇怪，猜不出那一個取了去看，我問他們有沒有拿這本書去看，他們個個都說沒有。這樣看來，十分九是看去了。

那本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看完好幾天了，怎麼這幾天您不拿書來給我看呢？因為沒有書看，所以我就同余茂瀾先生借那本梁任公學術講演集來看，您得閑的時候，拿本書來給我看罷！

× ×

12

四月十三日

星期六那天，我去黃埔宿營，您知道麼？正那天就落雨，真是沒有趣味了！星期日下午就回來。

昨天寄了婦女雜誌來。這一本是十二卷第二號，怎麼第一號呢？寄漏，還是您由第二號定起呢？

現在我才看那本儒林外史第一本，因為這幾天都是唔得開，門牌又改了，現在改過一千五百號。

X X

13

四月十六日晚

今天接到您的信，真是喜歡到一百二十分了！還有三四個月，您就是一個大學生了。這樣看來，您在廣大求學還好過在X校求學得多呢！真是因禍得福了！您那天去廣大上堂的？今天在X校操場我看見您，您看見我麼？明天去廣大操場賽跑，預備選出那些犀利的，去市校運動會參加。恐怕明天十二時，我不在家了。請您不要去

我家裏，還請您這幾天都不好去我家裏，因為今天是我祖母生日，所以有好多客人在我的家住着。若是您來了，恐怕有些不便利罷！星期六下午三時半起至五時左右止；同星期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還有二天由三時半至五時或四時半至六時，上練習堂，這二天由隊長定的，這幾個時間就是上童軍堂的時間了！婦女雜誌您要看麼？下星期一請馮君帶給您罷。您看完才給我看，還沒有遲呢！

14

四月二十三日

我有些不安樂的事，是什麼？就是童子軍攷試了。因為他攷的是孫先生的革命史，童子軍的歷史，還有種種的東西，都是他用口說出來的，現在我一些都唔記得了。怎樣打算呢？我想取些關於這二樣的書籍來看看，但是圖書館及家裏

都沒有了一本這樣的書，真是沒有辦法了。你有麼？你有就請你借些給我看，就感謝不少了。

十九日你給我那封信，今天回家他們才給我看，現在還不知那一天寄來的。

前星期六晚，我和你去看海鷹，但是恐怕夜得很所以還沒有看完就回來了，因為那晚家裏的人不知我們去明珠看戲的，所以我恐怕他們掛念着，累得我們急急忙忙跑回來。雖然是滿頭的汗，但是回家之後，大家都是歡天喜地；你不用掛念着。

芝蘭與茉莉和隔膜那本書，C君和T君都看過芝蘭，Y君看過隔膜，E君一些都沒有看過，E君還有一件傷心的事。你知道麼？他的哥哥已經死了！以後我們添買的書籍，我也不給他們看，亦不帶回學校看了！

我們雖然是異性的朋友，但是光明正大的社交，那會發生別種的情形呢？雖然中國的舊

家庭，是禁止青年男女往來的，這樣看來，我家裏的人沒有這樣腐舊的，所以就沒有別樣情形發生了！

本星期五開影戲後毋淚，這套畫好看麼？日間去看亦好。但是時間現在不能定，到時才打算過罷！

你的來信，我也一封封的保存着。好了，你問我的五件東西，我已經答完了。請罷！

15

四月二十八日

昨晚你送那枝墨水筆給我之後，我心裏覺得非常多謝你，又非常慚愧。因為昨晚你出了我家門口的時候。你才將這枝筆給我，我拿之後，還沒有多謝一聲，你就走了。現在想起來，真是慚愧到不得了！

你爲想到我便利起見，而至到要送這枝墨

水筆給我，真是很不安樂。你這樣真誠地對我，我真是感謝你不少了！

既然你是真誠地爲我便利起見，才送這枝墨水筆給我的；這樣我就接受你這件東西罷！

你既然叫我不要說給別人聽，這枝筆是你送給我的，我就不說給別人聽罷。免至他們多事！而且家裏的人，我都不說給他們聽，雖然這樣的作法；很對你不住，但是請你原諒我這樣的做就是了！

16

四月二十九晚

今天回家才收到你廿八號的信。你信內說劉先生那些話，我已經知道了。我亦是贊成這樣做法，但是我們現在才學到代數，幾何一些都沒有學過，怎麼識做他呢？從那裏做起來呢？雖然你有幾何的書籍，所有都會借給我，但是我唔識

得做，有什麼辦法呢？

我對於英文那科，並不是沒有興趣學他，因為上堂的時候，只是教了一二次就落堂了。回家後，有時讀起來，有好多不識讀，或是不識解，但是唔識就唔識，沒有什麼辦法，所以現在比較上是沒有興趣讀他一樣，故此就覺得難學一點就是了。

我開始讀文學的書，已經有一個半月了。但是讀的書，還沒有三分之一，與你的預算真是差得遠呢。我以後讀快一點才是。

那封信原本是今朝寄你的，但是今朝完全忘記，所以現在一齊寄給你罷。

17

五月三日

昨天看完影戲回家，真是接到你卅日的來信。看完這封信之後，我的心裏覺得快樂到不得

了。

我以前那封信說過我對於英文有些不懂得讀和解，所以就沒有什麼趣味去學他，但是你說英文這一科，一百九十九分的要緊，甯願犧牲了一切，都不要犧牲英文。所以你爲我將來計的緣故，就產生了一個真誠的心來幫助我。這是無限的感謝你了！你說每晚都可以到我家裏來教我的英文，我以爲不用晚晚你都來教我的英文，若是晚晚都是這樣，恐怕我們都是有些不便呢。而且家上亦會有別種問題發生都不可定！這樣看來，每星期只要兩晚就行了，因爲這本英文我已經是讀過的，雖然有些不懂得，都是好容易就會明白了。現在你決心扶助我，我當然要努力去學英文，不久就能夠補習以前和現在的英文了。這樣做法，我就願意到極點了，真是敢你的恩不少了！

至於幾何那方面，若是有機會，我就去學

他；若是沒有機會，我就緩一點才打算過罷。

我對於新式標點符號，都是唔得十分明白怎樣用法，請您詳細教我罷！

我給你的信已經是第十七封，你寄給我的信，恐怕以前有些不見了亦未定，現在只存有十二封呢。

你對於X珍的批評，就是不中用。但是我們對於他是沒有什麼的批評，只是同他做一個敷衍的朋友就是了！

XX，於燈下

18

五月四節

今天收到你昨晚的信。看了這封信，覺得有多少的疑問，而且有些不安樂！

我們的相交和其間一切談讀書的事情，都應當相見以誠，不應有什麼收藏和隱瞞的事情；

不能所有告訴給你聽的，你所指我的隱瞞，是那件事呢？我有什麼所謂隱瞞的事情，不能一一告訴你聽的呢？請你告訴我罷，免了我不安樂！

你真誠來對我，我當然是十分感謝你。而且我對你亦應當以真誠，這樣我以為做得到的事。若是我有什麼對不住你的東西，請你原諒我一點罷！

前天你到我家裏向我要課本來看，而我竟然拒絕你，現在想起來真是一百二十分的對不住，真是慚愧到不得了！因為你以誠心來幫助我，而我竟以不良舉動來對你，真是令你沒有什麼趣味。那本書本來並沒有什麼東西不能給你看見的，不過我一時的錯誤，就沒有給你看罷了！

昨天看戲，並沒有不樂的東西，你問我怎麼你和我同行，我總是走着路邊的，這個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是一種習慣罷了！

明天雖然是放假，但是童軍又要去服務，去那處地方，我現在不記得。現在時候不早了，再罷！

19

五月五日，晚。

每星期內，以星期一星期五兩天晚上七時半左右，我以爲這個時候到很合適我們研究英文的。你的意思怎樣？若是沒有什麼不便，就依着這個時間去做罷。

在這幾天我有多少事情做，我想下星期才實行好麼？

我想知道我們有幾多書，請你抄錄給我看罷。

20

五月十一日

昨天晚上，得你的幫助，然後才能解決我的疑難，真是萬幸了，謝謝你！

今天代數試驗容易到不得了，我猜想是有三分之一人是完全沒有做錯的，我雖然是沒有做錯的，做得也不算快慢，可是交卷已是第三了！至於那些獎品，不知他怎樣分配了，因為沒有做錯的人數多，而且相差的時間很短。

那本儒林外史，我真是沒有趣味讀下去了，星期五晚，你來我這裏的時候，我給回你罷！我先讀那本火災還好呢！

在這個星期內我不去明珠看戲了，無論他好看好笑，我都不去看了！

那本火災看完就即刻可以給回給你，我不拿去借給別人看。

你送給我那把 fan 我收到很久了，多謝多謝！真是對不起只是你送東西給我，我沒有一些兒送給你，真是慚愧得很。以後請你不要再送東

西給我了。

你需要我的幫助是很容易的，到時我可以盡我的力量去幫助你，這次學生會開全體大會是否關於你的恢復學籍的事呢？

21

五月十四日，晚。

這兩天忽然染了一些病，頭上覺得非常之痛，而且又咳起來，真是令我的精神不得爽快。今晚原是你來教英文的，但是我現在頭痛得狠，再不能得候你，請你原諒一些罷。現在我去睡了，請罷！

X X

22

五月十九日，晚。

好幾天沒有寫信給你，昨日收到你那天的信，即是馮君給我那信。

你那六個讀英文的辦法，我以爲一切都很適當，不用什麼修改。還有你個人的讀英文的辦法，都是非常要緊，而且是狠好的方法，也不用修改了！就照這樣實行做下去，將來有好結果也未可定。

你費了許多時間，費了許多腦子爲我想法子，我怎樣會當他做妄言廢話呢？請你放心一些罷，你對我的真誠，我的腦海裏一切都能接受和感受你的真誠。以後就努力實行奮勇直前不畏難的做下去，將來成績或者斐然可觀也未可定。然後才不辜負你的真誠呢！

昨晚由六時起至九時半，才由廣大回來。因爲練習萬人舞，又會議做戲劇的事，本星期六晚上在廣大禮堂開懇親會。所以回到家裏已經十時了，所以今晚才回信給你，對不住。

小說月報第三本，今天寄來了。婦女第三，小說月報第一我都看完了。

23

五月二十二日

今晚廣大童子軍開懇親會，你真是去看麼？原約了下午五時左右，我去你的家裡，同你一齊去。但是今天下午我不能回家，因有些小事。請你自己去罷，或是同你的朋友去罷。

24

五月二十四日

我們相交也有數月之多了，互相研究學業也不少，所以我得你的幫助，自然得益也不小了。以我那方面來說說，真是萬幸萬幸，當我在一個危急的當中，而得你指教一切，真誠地盡力來幫助我，這樣看來，我的幸運是何等的好呢？真是歡樂無限了！因為我的英文不識讀和解，但是家庭上並沒有人能夠教我的英文，所以令你

很不安，因你爲以前說過過願犧牲了一切，都不要犧牲了英文，由此可知英文的重要，這樣又令你生出一個幫助我的誠心來，所以在每星期一，五，晚上你來我的家裡教我的英文，真是無限的感激你了！這幾天來在家庭上發生一件很不好的事，就是家庭上有些不良分子，所以令我現在入了一個苦悶的境地內！使我覺得這樣的生存，毫無一些的趣味！我真是不幸到極點了，一些兒的幸福再也不能享受了！而且狠對你不住！你真誠地來幫助我，想我將來做一個完全的人，但是現在出乎意料之外，你幫助我的英文，由此而斷絕了！我的全身，都充滿了苦哀，真是無人可告訴了！只是忍受這些痛苦來過去無趣味的現在，真是欲哭無淚！這個不良的家庭，怎樣才能離開他呢？真是沒有辦法了！怎麼會令我到這樣呢？其原因也不小，其中事情我亦不能講下去，請你原諒這個不幸的人罷！一萬個對不住！愧慚

得很！以後我們再不能同在一處來研究英文咯，不幸不幸！

你現在能夠恢復學籍了，我聽聞這件事很喜歡。因為我們日日都能見面呢！

今晚謝先生真是請我們去海珠戲院看戲，而且還有晚餐吃呢。原本我不想去看的，但是我亦不想將這些事情講給他們聽，所以無趣味都去看罷！

25

五月二十六日

今天下午一時半左右，汪君才將你那封信給我。當時還是落雨，又沒有堂上，他們又去圖書室談話，所以沒有人在我的傍邊，我一時心急起來就將這封信開了來看，一方面看着這封信，一方面覺得悲痛起來，忍不住都要流淚！好在傍邊沒有人看見，不然，就不知怎樣打算了！

我看完這封信，心裏覺得狠不安，眼淚不住地流下來！因為我而令到你食不安，睡也不安，真是對不住！但是我心煩意亂之中，而得到你那真誠的忠告我那些話，真是萬幸！我真是任何地任何時腦子裏都要記着這些忠告我的話才是！

你那封信最後有一個要求，就是叫我在星期三下午六時半到你家裏，找一個適當的地方來面談一下。你這個要求我一定不能拒絕你，但是今天晚上我一定不能去你的家裏，因為這幾天穿的衣服不少了，但是一些沒有洗，所以今晚一定要洗了這些衣服才是，故此不能去你的家裏。今晚又要你空等了我一回，對不起！雖然你那封信說是星期三不行，便叫我定一個日子用信來通知你，最好叫F君帶回。但是今天一時半才得到你的信，而且當時沒有信紙信封，怎樣寫法呢？所以沒法子通知你，請原諒。而且還有一件事不能實行的，就是時間問題。你說時間仍然

最好是下午六時半以後，我以為這個時候不能去你家裏的，因為這樣做法，媽媽一定又來問三問四：你去那裏？怎樣這時才回來？等等問話，我都不願意聽聞的。說到這裏，我又悲痛起來了，請你用第二個時候來面談罷，這個又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因為沒有什麼時候是得閒的，所以為只是有星期日下午和星期六下午是最合適的，你以為怎樣呢？請你通知我罷！

26

六月八日

今早醒來已是六時半了，恐怕去上課的時候不早了，所以叫我的弟弟去說給你知，叫你不要等我，就是這個緣故。當我回校時，看看你來了沒有，但是連你的影子也不見，真奇怪極了，時候不早了，怎樣你還不來呢？難道我的弟弟沒有去說給你聽麼？真是不明白。落了第二堂還是

不安，又去看你來了沒有，但是仍然不見你的面，我那時想着你昨天得了傷風病，不知你是否因為傷風而不來上課的。二時以前，我都是這樣想着，掛念着。但是後來我就明白了，真是夢想不到你是這樣不來上課的。任我的腦子怎樣想也想不到。X校那些不仁不良的教員，真是萬惡得狠！一些憐憫心都沒有！一些惻隱心也沒有！只有用那種可惡的惡勢力來爭回一點的勝利！這種手段真是卑污極了！這種可惡可怕可怖的勢力！我們受他們壓迫總是不少了。因為無論家庭學校社會國家都少不了這勢力。所以我們所受的痛苦，說也不盡了。只是盡我們的力量去努力奮鬥去讀書！將來才能走入快樂之境地，那時才說得真的快樂呢。

你的傷風病好了些沒有？這種病真辛苦得很望你快些好罷。

27

六月十五日

今天上了童軍堂，同Y去買布。她想去看“十誡”我也想看。買完布後同她去你家裏找你；不見你的面，你的母親出來說，你同馮君去了街，她亦不知你去那里，真是失望了！一些趣味都沒有。Y無趣味地回家去了，我也回家去了。

回家食完飯後，他們將你給我那封信給我，在我未看過這封信以前，想不到你會思疑我到這樣！前天馮君給你那封信給我，你不是說星期六十一時左右回校和我們談談麼？但是昨天下午一點鐘還不見你來，不知你爲什麼緣故這個時候還不來？後來以爲你不來了，故此我們就同他們去了。昨天我是以爲你不來所以我去荔枝灣，不去荔枝灣我亦是回家去了，並不是真是不想見你的面呢。難道一星期一次的會晤，我都不想見你的面麼？這次失信，完全是頑心重，並

沒有甚麼事情在內，並不是不想見你，又不是鄙棄你，總是一時的錯過就是了，請你原諒我！不用多多的懷疑罷！真是沒有別心呢！難道我們以後沒有見面談話的機會麼？用甚麼作最後的告別呢？

你是一個良好的學生，真是有學問的學生，那會瞧不起你呢？唉，我真是不是瞧不起你，這幾天你寫信給我那些信，我是沒有回信給你，真的對不起。一來我這幾天沒有空餘的時候，二來見你說星期六回校，我們可以暢談，故此沒有回信給你，請原諒！

這封信原是星期四寫的，後來不得閑的緣故，所以到現在才抄完給你，請你不要怪我罷！

昨天我們在珠江看龍船，心中境得十分的快樂，但是我們不能同一齊回家，可惜得狠！陳XX叫我們去他家食飯，我本來不想去，他們個個都說去，倘我不去一個人在船裏，有什麼趣

味？雖然我們去後，只有你們幾個人在船上，都是沒有趣味的，但是我自私的心重，所以我又去了，對不住！昨晚在陳先生家裏打了二圈麻雀，吃完飯餐，大家又去看燒煙火了，真是快活！直到十一時才同W,P,E,Y,K, 五君回家去了。昨晚你們也是很快活，打完牌又去喝得飽飽醉醉才回家，現在我想起來，還覺得快活呢！你覺得快活麼？

E 姑娘我已經問過她好幾次，他總是說不行。無非說是她經濟困難，恐怕不能有始有終，那時就阻外你們進行了，我今天又問了她一次，她還不能判斷，看看她明天怎樣說。

那本線下現在還未看完。

戀愛與文學，我已經看完好久了！E亦看了好多了，明天請馮君帶回給你，好嗎？

這幾天都沒寄到新雜誌來。

若是我得閒的時候，就可以多寫幾封信給

你。

快活已過，煩悶又來了。星期六考物理，現在還沒有看過一個字，而且我又不明白他所講的東西。考期將到，我不知怎樣打算才是。聽聞下星期一重軍考本級驗試，這種更為煩悶了，那篇文章隔了兩個星期還未作，現在我不知我自己怎樣打算法！

今天已是六月十五了，遲幾天才得買書錢給你，看看四君怎樣才一齊交罷，好嗎？請罷！

28

六月二十四

星期日接到你那封短信，星期一收到你十九晚的來信，但是這封信來得不合時候了，可恨郵差不將他遲一些才寄來。我還沒有看過這封信，就給人家先拆來看了。雖然這封信沒有什麼是不能人家看見的地方，但是給人家看見總是

會發生多多的思疑和問題了！不用多說，只是看見信紙上的第廿九封信，這幾個字就會發生疑問了！而且還有什麼相會的地點這處不好，不如在那里還好些，還有我的信你也時常重讀，這樣可知我亦時時寫好多信給你等等。以一個不新不舊的人看來總是不妥就是了！

當我那天回家的時候看，見我有一封信，我就即刻折了來看，只是一看，可知有異了，一定有人看過這封信了，不然，怎樣將第一頁在第二頁之後呢？後來媽媽說：你的爸爸看過你這封信，現在回去布店中了。我當時默默無言，忽然生出一種恐怖的心來，而且還帶有一種怨怒！此時不知怎樣才是，只是沒精打采地繼續看下去，始終還不能安慰我的心兒！現在想起來還是不知怎樣打算呢？給他看見，還有什麼可說呢？遲一些寄來，就一些事都沒有。不幸！不幸！

我們的相會地點在X校是不好的，我也知

道了。但是在你家，我家也是不便罷。在明珠別處也是不好，現在我也不知那處是適合我們相會和談話的地方。

我極端贊成你這個記錄看過的書的辦法，得閒的時候，我就列一個表來記錄以後看的書，以前的不記得時間了。你替我統計以前我大約看過十三本書。我現在大約記得十二本，一葉，芝蘭與茉莉，隔膜，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十五小豪傑，儒林外史才看三分之一，火災，茵夢湖，東海之濱，戀愛與文學，線下，繁星，還有我不記得了。你以前給我的信，現在你想取來看看，好，明天將他用紙緊包着交F君帶回給你罷。

真對不起，你說你的信紙用完了，最好給些給你，因為我前說過我很多信紙，是沒有錯的，但是我的信箋部部都用過一些，已經將他拆開了，怎樣送給你呢？真是慚愧得狠，對不住。

繁星和線下都看完了，這幾天沒有甚麼新

書寄來，再罷！

29

七月二十六日

今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接到你那封所謂絕交的信，看完這封信之後，我的病也要退了幾分呢！哈哈，真好笑！

我是個沒有知識和學問的人，只有名而無實的女子，當然是普通社交的常識一些都沒有，這樣的女子，我都以為不值你一再，再為三地和我说什麼信，和我說什麼愛，講什麼學問！怎能和你說什麼呢？我對於你的幫助，當然是一些都沒有，還有什麼能力，來幫助你呢？你想想。

你明明白白知道我始終都是個沒有學識和學問，又愚蠢，又懶惰的女子，怎樣解：怎麼解你早就表示愛我呢？你還替我勞苦做甚麼？向我獻殷勤做甚麼？替我流淚做甚麼？這句最最不值，

還要打算向我取得兩三年的交情的資格之後，我你都種下了不可分割的愛籐之後，你才向我提出你是愛我，這樣做法，又有什麼意思呢？唉，一個天資聰穎，博學多聞，助人不厭的男子，而對一個愚蠢，沒有學識和學問的女子，求這樣遷就伊，這樣愛伊，我以為世間上沒有這樣的人！果有其人，有其事，真是一萬個不值得賂！還不配呢！笑話得狠，笑話得狠！

總而言之，無論異性也好，同性也好，大家和好的時候，那麼就說人家這樣長，那樣好，若失其和，就好似冤家一樣。這個時候，他就說人家怎樣不好，怎樣沒有知識學問。怎樣不值……

好了，不用多講，遇着這樣的人，還有什麼可說？只是不幸就是了！

好了，我現在也和你正式絕交了！

我們共有的書，是你一人所有的麼？我是沒有分的麼？我給你的八塊錢，是什麼東西？老實

說給你聽，這八塊錢是我自己的，並不是我父母的錢。還有多麼事情，我都沒有說給你知，現在更不必，正所謂絕交還多講麼？

你是要回書，我就要回錢就是了，在八月三日以前交還，以銀紙爲便，絕交還要客氣麼？

學生雜誌是你費了許多苦心釘好，而且非我們所有。一些我都不理，現在一本都沒有寄來，從那裏得來寄和交呢？你快些叫他寄去你家罷，我不會理人家的閑事，因爲我沒有知識。

東方，說報，婦女，現在已經有好幾本寄來了，但是小說月報寄漏了第四本。寄了來的我就叫小弟弟交回給你，以後請你叫他寄回你家好了，不必要我做多些無謂事呀！

你給我的信，一齊退回給你，這是可以的，但是我給你的信，你一定要退回給我。小弟弟拿書去給你的時候，可以給他帶回。第二次拿書去給你，才將你給我的信退還罷！

那八塊錢的銀紙，請你入在信封裡，交弟帶回可也！

唉，以後擇交，還要萬分的謹慎呢！在這個黑暗世界來交友，萬一不慎，就入了迷途，那時才覺悟就遲了，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30

七月二十八日

今天接到你那封信，我才知道我昨日寄給你的信寫錯了好多，而且還有一段是我會錯你的意思呢。當時我寫這封信的時候，因為我是病的，而且加以一時的火氣太盛，就亂寫都會了。不，不，無非是我缺乏智識和學問的緣故才会有這樣的結果。

那些混混亂亂的意思寫成的一封信，當然怪不得你來恥笑我。

學生雜誌合訂的那書，現在E君拿了回家

看呢，遲幾天才給回你罷。

那枝墨水筆和扇，是你送給我的，現在你已經問我要回，我當然將他給回你，但是那把扇子已經斷了兩條扇骨，你是要回我就遲幾天才去買回一把給你。請你候着！

31

八月一日

前天接到你廿九日的來信，得到了你那幾句教訓，真是睡覺的時候，都不會忘記呢，我自己也知道我真沒有文學的學問呢，只是一個門外漢就是了，我自問良心都是有愧。我自問對不住我的父母和朋友，現在我怎樣都不會從此便棄文學如敝屣，和自暴，自棄，自滿。我必定是盡我的能力去做我的功課，從此努力於文學了。但是渺茫的人生，不知始終得着什麼的結果呢？

我決絕你的緣故，當然是有好多事在內。其

中有些是我受着家庭環境的壓迫，和經濟的壓迫，還有多麼事情，現在也真是一言難盡了！因為我受着多麼的壓迫，所以我不能不決絕你。

還有一些事情要談談的：

我已經叫我的小小弟弟拿書去給你，已經一共有四次，一次你的母親也不在家，一次拿信給你，二次拿書去給你，但是次次你總是一個不在家就是了。我給你的信，怎樣叫得我小小弟弟拿回來呢？那八塊錢也是怎樣叫他拿回來呢？我以為信和錢請你拿來罷，我究竟不知你那個時候是在家的，吃飯的時候，你都不在家的，請你拿來罷！明天拿來好些，後天我不在家！

32

八月二日

昨晚我叫我的小小弟弟拿了你給我的信和書給你，你收到沒有？我給你的信你幾時才拿回來

給我！明天是八月三號了，那八塊錢幾時才給我呢？我見你總是不理的神氣，書和信我都叫小弟拿去給你了。我的信和錢請你快些拿來給我罷！若是明天拿來，請在晚飯後拿來為好！

33

八月五日

今天已是八月五號了，到底你想唔想給回那些信和錢給我呢？你以前答應我在八月三號以前給我，但是現在你還不拿來給我。你的給我的信，我已經拿回去給你。但是現在你還沒有將我給你的信拿來我，我始終不知你有什麼意思？現在還不拿來給我！請你快些拿來給我罷！快些，快些，快些拿來罷！

34

一月二十五，1927。

我沒有和你通信好久，好久，好久了！這是當然的事。你已經和我絕交了！我也和絕交了！因此我也和你不是同學！更不是朋友！還通什麼信呢？通信也是無效罷！

昨天接到你二十三日的來信，但是二十三日以前給我的那封信，就連影兒也沒有看見了！回什麼信給你呢？

好了，我請你以後不要再寫信來給我！我們已經沒有一點兒的關係了！還通信來做什麼呢？

35

一月二十六，1927。

昨晚我寫了一封信給你，但是今天回校的時候不記得拿那封信去寄，不料回來的時候，又接你廿五日寫給我的信了。

哦，哦！我真是不明白，始終不明白，我這樣來對你，而你還要這樣來對我做什麼？

最不明白的就是這樣！你想想你以前寄給我的那封絕交信等等！和你那些作品！怎樣的對我！說起來就要流淚了！你不是說到我一文錢也不值麼？怎麼你現在還來和我說什麼東東西西呢？真是心都痛了！

我現在誠心的勸你！以後真的不要寫信來給我，無論如何我都不能和你……

以前一切的錯過！我也知道了，明白了。請罷。請你以後不要記着有我吧！

以前受你愛過的，XX

三，後語——多餘的話

說過只有前言，沒有後語的，現在又弄出後語來，真有點不對。

這自然是前言中“意有未盡”的原故，現在為節省讀者的時間起見，一條條列在後頭：

1. 這都是XX姑娘給一個男子的信。
2. 她後來因父親作主，要嫁給別人，故此要決絕那男子，不過她在信中不敢說出來。
3. 信裏面雜有不少廣州的方言。
4. 本來這位XX姑娘應該不懂得用標點符號；但如果不用標點符號，那實在太難讀，故由作者大胆替她加上。

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作者記。

我怎麼會是你的女兒呢？

“阿元，你怎麼了？”

一個身體瘦削，衣服破爛的姑娘，朝着一個呆站在她的面前，跟她差不多一樣孱弱的中年男子說。聲音是抖顫的，微弱的。像正陷在不可壓抑的恐怖中而又帶着點驚訝的神情。

“阿元，你不會想想的麼？這是……”

在他輕輕把頭搖了搖之後，她也跟着把頭搖着這樣說。在暗淡的燈光旁邊，她那給亂得如馬房裏的乾草般的頭髮覆蓋了一半的小臉顯出如無血色的青白。背脊，手掌，和腿肚幾部份都緊緊地貼着那潮濕的牆壁。白木檯上的小美孚燈給窗外的涼風吹得一閃一閃地，那伏在壁上伏在瓦背上的年輕男子的影子也跟着一跳一跳。

“喜，你的血要流到頸子下面來了。”一個普通男子的聲音，略帶點沙沙地，很鎮定地說着。

他走前一步，阿喜便向右閃遠一點，直到差不多到牆角落。

“哎喲！”她喊出來了。跟着打一個冷顫，便低聲繼續她的話：“血呀，血呀，你手裏面的血呀！”她的眼睛不自然地張大着，手指着他。

他拿洗臉盆到外面井旁去了，她一隻手拿着那個小燈，一隻手撐着那塊比牆壁還要潮濕

的黑泥地，閉着眼睛。這是她不用細看都會曉得的：一個穿着藍布衣褲的長臉漢子，獷惡地，寂然不動地，躺在地下。因為他的左脅被一把尖刀插進了兩三寸光景的原故；無疑地他已經是死去了的；不過那冷了沒多久的他的面龐和四肢還殘留着受過高度痛苦的痕迹，像微微地在抽搐，在顫動，在做最後的無效的掙扎。紅血很混濁地凝固在小刀，衣服，和黑泥上面；變成紫色和赭色。她跪在那屍身的旁邊，不像是祝福或者祈禱；只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令她流下淚來，把眼前的恐怖的現象映得模糊了。

一隻有力的手臂把她扶了起來，腦子昏得很厲害的阿喜的全身都顛得像一條死蛇一樣。

“甯定一點吧，不要把燈摔了下地呵。”

“阿元，他，他，大概……死了吧？”

他點點頭，蹲在地下把那把尖刀從那個不會動的肉體拔了出來；濃厚的血漿跟着刀尖擁

了上來，沒聲沒氣地向四面傾瀉。她用手攀着他的肩膀站着，他用一條舊手帕在揩刀上的血漬。

“喜，這種事情真叫我傷心，牠四年不會跑過出皮套子外面，誰曉得牠一跑出來就要往好朋友肚皮裏戳呢？唉！可是你瞧阿安那個怪樣子，死到臨頭還只懂得脫褲子；哼，讓閻王爺打屁股容易一些，用不着牛頭馬面給他扯下來。”

“元呀，現在我們要怎麼樣呢？”

“唉，這狗東西，人倒滿好的，可惜就有這一個壞處。”

“你沒有打算過麼？我們難保要吃官司的！”

他沒有答話，掬轉頭來向着她強笑，眼睛掉下淚來。

“元呀！你太兇了，這是你的錯處了呵。”

他點點頭，說：“對呵，是我的錯呵，你走吧，沒有人曉得這件事的。”

“你的意思說叫我一個人走？”

“不然的話怎麼辦呢？事情是我弄出來的。”

“不行，這是我的事情。”

“算了罷，喜！你怎麼倒糊塗起來？犯不着兩家一齊關進牢裏。我想過的了，兩個人一齊走是不成功的呀！”

阿喜捧着臉坐在一張方凳上面，他低着頭望着阿安的屍體，他的臉冷冰冰的。

“喜，你不會猜疑我吧？你該相信這不是爭女人爭錢銀的！”

“沒有的事！”一個簡短的答話。

“老實說起來，我也分不清這是甚麼一回事，我並沒有立意要這樣，我萬分不想傷害他的。”他一面把刀放在皮套子裏。

在差不多二十分鐘的寂默中間，他想起阿安平日慣用的那扁扁的烟斗，那很小張的天九牌，那佈滿油泥的帽子，那高腳的玻璃酒杯，使他覺得這些平時他不留意的東西，現在都一樣

樣地顯明地在腦子裏浮現上來。凡是和阿安有過一點關係的東西，都在他腦裏佔一個位置。這些舊爛的，破碎的，不值錢的東西還有意騷擾他，在他閉上眼睛的時候，牠們都一樣樣地在他眼前飛過；在他掩着耳朵的時候，牠們互相撞碰的討厭的聲音又打進他的耳膜裏面。

“冤孽！”他不自覺地叫出來了，使阿喜吃了一驚。但他仍然閉上眼睛掩着耳朵，背脊靠着牆。

“唉呀，甚麼聲氣？”她低低地嚷着。

他走過去把手放在她的頭上，另一隻手摸着她的額。“不要怕，喜，甚麼聲氣都沒有呀！”他安慰她。

“門關上，門關上，清清楚楚是有人打外面走過呵。”

“聲音放輕點，輕點。”他說，“我現在正要想法子，心放寬點吧，甚麼事情都沒有的，甚麼聲

氣都沒有的！”

可是住在他們緊貼着的房間的陳二叔，馬上證明他的話是不對的。陳二叔的乾而且緊的咳嗽，在阿喜聽來好像警察的呼喝，使她連氣都透不出來。阿元望着她那張菜葉樣的臉，那無神的眼睛，也覺得自己是太殘酷了。走到檯邊，把燈吹滅了之後，他在她耳邊說着：“唉，可惜沒有一點酒！”

這時縹糊的月影從屋頂的玻璃小窗孔拋進來三塊長方的銀磚，有一塊正印在阿安的臉上，他左面一隻緊閉着的深凹的眼睛，帶着惘嚇的意味映在她的腦筋裏。

“阿安，呵……”她自己不明白爲甚麼想喊阿元，却把阿安的名字叫了出來。這一個無心的錯誤，消失了她所有的勇氣，下面想說的話完全縮回去了。

“甚麼，你喊那個？”他顯然帶點怒意了。

“元，你瞧那個眼睛多麼難看呵！”

她沒有聽見答話，只聽見阿元的脚步聲。跟着甕的一聲，一隻腳把阿安的頭踢歪了，銀磚落在那像松林一樣的長頭髮上面，她又把面握住了。

“走吧，趁十七洞的站崗警察還沒有睡醒。”他說，“我們一齊走吧，老坐在這裡沒有多大意思！阿安那小子，讓他自己靜靜地睡好了，我們這次不能不離開他呵！”

他們在很窄的十七洞十八洞十九洞那些街上走着，阿喜自己並不覺得在走路，只茫然地像在半空騰雲，兩旁的瓦背雖然不算十分高，可是她覺得自己的頭伸出瓦背上面，可以看見北門外那些草叢中的墳墓。在她的嘴裏時常發出一種像呻吟又像嘆息的低而長的聲音。

阿元和她一平排走着，一隻手一半攙扶着，她一半拉着她。

* * * * *

在他們爬過這個山又爬上那個山的當中，沒有甚麼令阿元不高興的，除了阿喜會時時坐在坟墓的地堂上呆想以外。這件事真使阿元一點辦法都沒有，他自己很明白，不應當在這個時候——那個死人的血還在阿喜的眼睛裏面不會洗乾淨的時候——去問她一些瑣碎的事。阿喜走不上二十分鐘，便坐下了。汗珠在那像是有些皺紋的額上一顆顆地掉下來。有一次他以爲她哭出眼淚來了，有意問她。

“阿喜，今天真熱呵，對嗎？”

她沒有答他，他氣了。

“阿喜，今天我們走得路不少呵，對嗎？”

她還是不出聲，他氣極了。狠狠地抓着地上——把青草往上一拔，又將牠擲到離他們二丈光景站着的一匹黃牛身上去，“這蠢東西！走了大半天路她還不會問過我要到甚麼地方去！哼！”

他這樣想着有點委屈，他以為她不應該做成沒奈何的樣子，這不就等於怨他把阿安殺死了麼？

“阿喜，你的樣子很難看呵，不是病了吧！”嘴裏這樣說着，其實心裏早就罵起來了：“幹嗎要這付樣子？是誰欺負了你？我的手不會白殺人的，還不是爲了你才做下這種犯法的事體？現在倒埋怨起我來！問你你不出聲，也不管朝甚麼地方走去！對了，你瞧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命，我就……”他發現了阿喜在定神望着他了，她的苦得可憐的面孔像在懇求他，不要虐待她，不要威嚇她。

“我們還得往前面走吧，過了那牛鼻山再說。”他說着站起來，阿喜也搖顫顫地站起來。

阿喜，這個年紀才二十一歲的姑娘，不是在有錢人家裏長大的，又不是纏腳的，怎麼會不能走路呢？這的確令他有點着急。她不會願意等警察來抓他們回去的，爲甚麼老是不肯走快一些

呢？

太陽剛在山腰中間，涼風從山頂爬過來，這正是好趕路的時候，阿喜率直地答覆他的催逼了。

“阿元，我真是一步都走不動了。我們就停在這裡吧！”

阿元用驚訝的神氣望着她，但也沒有再催逼她。

“過了牛鼻山，”阿元也跟着她坐在地下說，“到黃水壩那邊，我們還可以找點東西吃，那裏我有一個朋友。我沒有告訴過你的，他叫扁頭勝。”

她從早到晚都不曾吃過一點東西，但她並不覺得餓，只覺得嘴乾，她告訴阿元，“說她想喝點水。

“我們到前面去吧，過了這一帶樹林，”他用手指着約莫離一里路光景的一帶深綠的叢林

說：“我們可以得到一點水，那邊一定會有小溪的，我們剛才在象牙峯上面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麼？”

“不行呵，我真的不會動了呵！”

阿元把那柄刺刀解下了給她，一個人跑到前面去了。她靜默着坐在地上，背脊靠着一塊石碑。太陽已經落到山脚，天邊一帶都塗滿血樣的殷紅。忽然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降落在她的腦子裏，這就是令她差不多要流出眼淚的陌生同飄泊之感。她現在才發覺了，自己已經走到一個闕無人聲的荒野裏面，陪伴她的是高大的榕樹，長著刺的野草，同灰頹的墓堂。她又開始用她的疲乏的眼睛像軍艦上的探海燈一樣四面旋望，但她只發現了些遠遠的像淡墨畫成的又像睡着小水牛的羣山，像孤站在地上要伸手攬人的魔鬼一樣的乾枯的老樹，像要下雨一樣的闊淡的天空；和一些被拋棄的白骨，破爛的變了鍾乳一樣

的棺材板，嫩綠的田禾，褪了紅的清明時節人家掃墓所用的紙錢……總之，這一切都不是她慣見的，都是陰森的，令人恐怖的。她用雙手掩住了面孔，心裏只希望阿元快點回來。

風吹着樹上的葉子，很像一個人的腳步聲，西里沙拉地從遠走近來。她放下了雙手，只見一個不大高的黑影從她面前晃過，她怕極了，想喊又喊不出聲，顫顫地站了起來……

阿元用一個破了的瓦罐盛着半罐溪水回來的時候，費了差不多半點鐘的工夫，才在離那塊石碑十多丈遠的一穴石墳的後土那里發現了已經昏迷不醒的她，手和臉都有模糊的血迹。

晚上，他們背靠背坐着。月光用銀紗輕輕地把他們蓋上。阿元拿出一張烟紙在捲着生切烟的時候，阿喜用很微弱的聲音說：

“阿呀，阿安右腮旁那個疤子像不像個鷄蛋一樣呢？”

“一點都不像，我已經說過了。喂，喜，我們以後還是不要提起死鬼安吧！”

阿元睡熟了的時候，她回想起十年前的事來：

那是一個天色灰暗的絕早，惠州城裏的人民都聯羣結隊地預備出城。被困了差不多兩個月，被鎗礮聲震碎了心房的惠州人民，聽到這個消息，都歡喜到流出眼淚來。滿城都形成了新的騷動，微笑着交頭接耳的談話代替了愁眉不展的嘆息。

她跟她的媽媽兩個混在人羣裏面，舉起帶着膽怯的脚步，跟着大眾像一羣綿羊一樣地走着。

“望天保佑，喜呀！保佑你我和你的哥哥！”她媽媽手裏挽着一個包袱，嘴裏老是這樣說。

阿喜不止那時不明白，就是到現在她還不明白，究竟她哥哥是怎樣一個人。她已經記不清

楚是少年以前：彷彿那時她的哥哥是一個穿着破爛衣服滿臉黑泥的頑皮的下流的孩子，時時愛欺負她和侮辱她的一個小魔鬼；後來，當然又記不清楚是那一年了，那時她哥哥已經長得很高大，她自己彷彿才有一張方凳那麼高，他將他常穿的黑布衣服脫掉了，換上一身寬大的不稱身的灰色的衣服；而且時時有穿着同樣衣服的朋友去找他，那些朋友都是非常粗鄙的兇惡的令她害怕的。再後來，她慢慢長大了，但是從沒有會過她哥哥的面。只從她媽媽的敘述中同她自己的依稀回憶中才會喚起一些時時變換不同的模糊的影像。

自然，她最曉得清楚的是他的右腮上面有一塊瘡疤，她媽媽告訴過她，像一個雞蛋一樣的。有時她想，也許他是個紅鼻子，於是她就替一個紅鼻子，右腮有塊疤的漢子祝福。

“是呵，”她那時這樣答着她媽媽，用很低的

聲音。“望天保佑我們！”

不是文明都市裏面住慣的人們，說起話來是要用很高的聲音的。但是那時那些逃難的人羣中間用不着長者們的責備同勸告，一個個都細聲細氣地，連孩子們都是很正經地很莊重地。像是恐怕過高的聲浪會叫鎗彈的耳朵聽出有人在那里。

可是他們的謹慎同小心全沒有結果。將近要到北門的時候，四個手裏拿着鎗的兵——那眼睛赤紅的，臉色青黃的，兇蠻常非的東西——把他們百多個人攔住了。

“不是有告示說可以出城了麼？”

“你們曉得，我們只剩了一條命，甚麼都沒有的！”

“誰去跟他們說個情吧！”

“衝過去，不管他，衝過去！”

“哎喲！做做好事，天會保佑你！”

那里起了一個小小的騷動，胆小的人心慌得要死，稍爲胆大一點的都亂七八糟地低聲嚷着。

“老子不曉得告示不告示，只看上頭有命令沒有！”一個嘴裏鑲了四個金牙，兩隻手戴着六個金戒指的兵這樣說。“我看你們也不必妄想了吧，你們膽城門閉得緊緊的，你們飛出去？……；喂，閃開點，閃開點，李排長來了，李排長來了！”

排長騎着馬，穿着淡黃色的軍服，配着一柄繫了一條紅絲帶的短鎗，（那是駁壳，北方叫盒子礮，自然她那時不曉得牠的名字了。）他是一個高而且瘦的漢子，額上暴露着幾枝假珊瑚一般的脈管，鬚子剃得很光。在她的眼光看來，警察是太寒儉了，穿灰衣的兵哥是太孛惡了，只有軍隊裏面的官長，才有點英雄的氣慨。剛才那個兵對他們那樣橫蠻的，對他卻像隻小貓一樣。

排長跳下馬，似乎對他們說了幾句話，她竭

力想把那些當時對她有過很深的影響的話回憶起來；可惜沒有做到……後來——她接着想下去了，剛剛在排長說了話之後，鎗礮的聲音又像爆竹般密集地響起來。她正在驚訝為甚麼排長那麼鎮定的時候，一顆開花礮彈在這一羣人中間爆炸了，她給一個巨大的聲音震呆了，她的眼睛裏只充滿紛亂的人影，耳朵裏只充滿呼嘯的哭喊……她被人推倒了，她喪失了知覺了……

這時她忽然察覺自己坐在一個荒涼的世界裏面了，她感到悲悽與恐怖，在惠州城裏還不曾發生過的死之恐懼，這時也抬起頭來。月亮給濃厚的烏雲掩蓋着，田野漲滿了陣陣陰風，比寒冷的北風還有力地在戳人的毛孔。她好像瞧見自己也變了一個惡魔的面龐，躺在她旁邊是一個殺人的兇手，睡在她的坐位底下的是死人的骷髏，她的左右隣人也是些無肉的白骨；同時她又思疑着，是否自從在惠州離別了媽媽之後，一向

都是死了的，或者一向都在夢中的。

“哎喲，阿元，元！我怕呵，我怕呵！”

阿元沒有醒，她伏在他身上哭起來，兩隻手緊緊地抱着他。臉上，頸子上，手背上，昨晚叫阿安抓破和剛才受傷的皮膚都在這時隱隱作痛。

* * * * *

第二天阿元很早便醒來，太陽剛把樹林的頭頂曬紅了，小雀兒給太陽的光輝騷擾得不能安眠，吱吱喳喳地在嘈鬧。阿喜已經睡在他旁邊，不過一隻手仍然緊撲着不放。他輕輕地移開了她的手，在她的眼睛上面，用憐惜的嘴唇，輕輕地吻了一下。

他在溪旁洗過臉漱過嘴之後，又用瓦罐盛了半罐水放在她的旁邊，便無言無語地坐在一棵矮松樹下面，在捲着那些很辣很濃的生切煙。

阿喜醒了之後，他把她引到溪水旁邊，她喝了幾口清水。十分鐘後，他們又重新走路。那天

下午齊黑的時候，他們才在扁頭勝的家裏吃了一頓飯。

扁頭勝的頭真扁得厲害，彷彿一枚放在棹子上面的雞蛋一樣。兩個眸子就彷彿在一個雞蛋上面畫着兩顆綠豆般大的墨點。大約三十七八歲，有幾條稀疏的鬍子，不長而帶着黃色。他不常說話，却喜歡用一對多疑的眼睛——那圓圓的兩顆小墨點，死釘在別人的臉上，好像一個審判官在觀察一個犯人的神色。

黃水墟是S縣東北的一個鄉村，這裏面的居民只有兩種職業：耕夫與強盜。全墟的面積不過二三方里，却出過一百幾十個令人戰慄的英雄。現任S縣的公安局長，就是以前設過信義堂（廣東的強盜組合都叫“某某堂”）在黃水墟，坐地分肥的大哥頭。扁頭勝在黃水墟雖然不算得一等好漢，但却博得別人相當的重視和尊敬，人家都叫他“勝哥”。他自己也不必去做甚麼事情，也沒

有甚麼事情來麻煩他，除了隔兩三天就有幾個人來見他，來吃他的耳光，令他動氣以外。

阿喜很不喜歡他，而且有點怕他。他們現在住着他的房屋第一進的一個右偏房，那裏面放着許多蟋蟀盆子，像許久沒有人住過的。阿喜曾向阿元說過：

“元呀，我們找地方搬走吧，這裏不大好住的。”

“搬走？不行！我們除非住在勝哥這裏，不然的話就要搬走監牢裏了。沒有別的人有他那樣勢力夠，面子大的！”

“可是我有點害怕，成天都不好過。”

“女人的膽子比三歲的孩子都不如，這句話真是不錯！”

她很委屈地坐着不出聲，他沒有來安慰她。

在像這樣的情形之下，她一定要很悲傷地流着眼淚。一個女人沒有不希望得到一個細心

體貼的丈夫的，阿元，在她自己的眼光裏，當然是她的男人了，但他是那麼橫蠻霸道的！是那麼粗魯薄情的！這很容易令她想起那被阿元殺死的阿安，她偷偷地的吻着自己手背上面，那被阿安抓破的傷痕！

不過當她想起阿安也不是一個好丈夫的時候，她要生出切齒的憤恨；當她覺得阿安是蜜一樣甜的時候，她又要生出極高度的羞愧來，雖然沒有人知道她想甚麼，她的羞紅也要染透腮幫同耳朵根。

有一次扁頭勝給了她一個很大的污辱。

那是他們逃到黃水墟的第十三天的一個下午，這一天天氣很熱，阿元已經得到扁頭勝的保薦做了鄉團的團丁，早上出去上班，晚上六點鐘才回來。

這個時候，扁頭勝曉得的，阿元也許正在排解兩個鄉人的打架，決沒有空來騷擾他。

“阿喜，我覺得有一件事情要找你商量的！”
他一邊拍阿喜的門一邊說。

“甚麼事呢？勝伯，等一會再進來好麼？我……”門沒有開，裏面一個微弱的聲音答着。

這個右偏房和第二進隔着一個小院子，臨着這個小院子，那里開着兩扇四格的玻璃窗。阿喜正在裏面洗澡，她聽見扁頭勝的聲音，彷彿一匹小羊聽見餓狼的喊叫，簡直有一塊重鉛壓住她的心，不知怎樣才說出了一句話。可是當她正在滿心歡喜自己能夠把那隻狼敷衍走了的時候，她發現了一個很大的驚奇，這幾乎使她噁了出來。無論如何她料不到的：在從小院透進來的窗影裏面，會有一個豬腰般的人頭影子在晃動着！瘦弱的她，不會支持得住這種驚嚇的，五六秒鐘之後，蜷縮在大木盆的一邊的她的赤裸的身軀，上半截倒了在盆外的方磚地上面。

到她蘇醒的時候，已經傍晚了。一只窗子敞

開着，涼風溫柔地撫摩着她的皮肉，一張五塊錢的中央鈔票擲在她的身邊。

她不能把這件事情告訴阿元，她沒有這種膽量，也曉得就告訴了阿元也是沒有用處。不過在第三個晚上，她經過了幾次的決心之後，才把睡熟的阿元叫醒了。

“元呀，我要問你一件事情呵！”

“甚麼！甚麼東西！”他一骨碌翻身坐了起來，奇怪地問着。他以前沒有在阿喜的臉上，看見過這樣的態度的。

她哭了，她含糊地說了許多他聽不清楚的話，最後，她很清楚地說了一句：

“元呀，我到底是你的甚麼人呢？”

“呵，呵，你是我的甚麼人？”

“在惠州我離開了媽媽，我找不着媽媽，我跟上了你，”她哽咽地說。“那時我是喊你做李排長的！但是，以後呢，我十五歲那年，你還記得

嗎？唉，我不願意的，我曉得我不能夠做你的……是不是呢？那時你沒有管我的話！我身體是這樣不好，你的年紀又比我大得多，我簡單是拖累你的呀！唉，到現在，我是你的甚麼人呢？”

“你，對呀，你是我的女兒呀！”他用嘆氣的聲音說。

“哦哦？哦哦！”

“喜呀，喜呀！你真是我的女兒呀！至少你應該是我的女兒才對！在惠州我們的軍隊被解散了之後，我就因為疼愛你才收留你。你那時才像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我真不明白我逃走的時候怎麼會帶了你的，唉，至少你應該是我的女兒才對！你十五歲那年，我做了那種事體，後來我才明白，那簡直是累了你一輩子！唉，我的年紀比你大了差不多一倍，現在我想起來，我簡直要糊塗死了！你，是的，你應該是我的女兒才對！”

“我怎麼會是你的女兒呢？”

“是的，”他好像聽不見她的話，臉色陰沈得可怕。”自從我在順德給那壞女人害了，把那條東西割去之後，喜呀，我曉得實在是錯上加錯！我後來給良心逼得急了，不能不告訴你，我曉得，我十分曉得一個女人要得到一個甚麼樣的丈夫的！所以我從那時起，就立心給你找一個好好的丈夫，讓你有着落；所以我縱使殺死阿安，都不讓他再侵犯了你！我估不到你現在把這些事情提起來的，女兒！”

“ah——ah！”她像一個將受侵害的小羊般慘叫了一聲。“阿安，他是我很愛的喲！而且，唉，我怎麼能夠變成‘是’你的女兒呢？”

“算了，你安心吧！”阿元熱烈地握着她的手，說：“以前的事我們總也不要提了。你是不是我的女兒，那倒沒有甚麼大關係，我不過這樣遮瞞人家的耳目罷了，橫豎有我在一天，我總不讓你吃半點虧的！”

“不，阿元，我現在要你‘是’我的丈夫！你聽見不呢？阿元！我現在只要你‘是’我的丈夫！你應該告訴扁頭勝，告訴大家，我不是你的女兒，不是的！”

“你這一輩子就完了！傻女！”

“我甯願這樣……”她又嗚嗚地抽起肩膀來。

“不要胡思亂想吧，傻女；我無論如何，不會依你的！”

“我一定要你告訴他們我是有丈夫的，我的丈夫便是你！”

“你不必逞性了！以前你見了阿安的面不到兩個月，你就讓他那樣癡迷，我阻止過你的。可是直到他喪了性命你才曉得他不是好人！現在比方我依了你，那我以前是怎樣對人家說過的，如今去改變自己所說的話？我們弟兄全重信義，比方以前我們的肉票，如果他拿得出錢來，我們

斷不會撕票的！說了假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慢說叫別人笑死，就是勝哥也得要我們的命呢！別妄想了吧，這是依不得你的，孩子！”

只要提起阿安，她就整個發呆了。

* * * * *

廣東的秋天，是一年中最可愛的時候。牠並沒有給予人們以肅殺的印象，也沒有帶着“冬來了”的可怕的消息。蟄伏於酷暑之下的人們，都叫清涼爽快解放了，只有怕死的秋蟬在樹頂高喊求救。

嫩黃的嬌娜的雁來紅花，穿上她那些最艷麗的衣服，她的倨傲使樸素的黃菊憎恨同妒嫉。

阿喜已經離開了那間蟋蟀的住房，搬進一個很大很陰沉，同時還住着一個婢女——一個十三歲年紀，左眼常是罩滿紅絲絡並且流着眼淚的女孩子——的房間。他們到這裏大約才四個月罷，不過在兩個月以前因為阿元被取消了

圍丁的資格同時還被扁頭勝的徒弟打了個半死，到現在那些拳傷和棍傷還沒有痊愈的原故，令她在憂愁中好像過了四個年頭。

那天她起得很早，淡淡的白雲鋪在她的窗上，窗外那棵龍眼樹的幾張小葉很不費力地插進雲層裏。她在窗前呆望了一會，懶懶地把窗子推開，帶着清香的晨風從後園裏擁進來，令她覺得很舒適。

兩個月以來，她穿的衣服雖然華美了許多，她的鬆亂的辮子也被人梳成了圓滑的髻，但她的精神就從沒有今天那樣健旺。也許是扁頭勝這一接連三個晚上都不曾回來睡的原故吧！

她很高興地在照着鏡子：覺得自己雖是瘦削了許多，但精神還有恢復以前的狀態的希望。她真的非常高興起來了，想馬上去找阿元，告訴他她很平安。

“少奶！勝大爺會打死我的呵！”金蟬（她的

婢女的名字)這樣說了。

“勝大爺”三個字馬上令她想起從一排黃牙的縫兒鑽出來的那條禁令：“這半年裏，不許他到這裏來，也不許你出那邊去，總之，你們不能見面！”

這一條禁令有甚麼理由，她實在不曉得，也不需要曉得。她一想起來她耳朵裏彷彿就聽見一個有惡意的裂竹般的聲音——一個不留情的叱罵，於是她就坐下了，她又不明白爲甚麼要服從他，但她却不能不服從他。

果然當天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扁頭勝回來了，他將腰間圍着的手鎗除下來朝棹上一摔，跟着就將阿喜抱在膝上。

“喜阿，這筆生意真討厭，他們一定要我去，累得我要冷淡了你！”

她點着頭，頻頻地，像用發條轉動一樣地。跟着兩顆淚珠掛在她的頰上。自然，每次都是如

此的，在她點頭的時候，或在他的手觸到她身體任何一部分的時候，她都要流着眼淚。

也許因為生活變得太劇烈的原故，使他每天除了茫然以外，便是不安。她的癖氣也變成很暴躁，很固執。以前她每天的工作是掃地，打水，劈柴，煮飯，洗衣服；而現在只賸了吃飯同睡覺，這在她就感覺了疲乏與空虛。有一次她自己要洗衣服，金蟬不讓她洗，她發怒了，一掌朝金蟬的嘴巴打過去。她哭了。

“這不是我不讓你洗的，”她說，“勝大爺要我這樣做。”

“大爺？大爺！你曉得有，大爺就不曉得有我麼？”

“曉得的呀，好奶，奶曉得的呀！不過大爺要打我。”

“他要打你，哼，你怕他打就不怕我打了！好，你過來，你過來，我讓你瞧瞧我敢打你不

敢!”

她憤怒得像一匹癩獅子一樣，她覺得金蟬是那剝奪她的生活幸福的惡漢的代言人，她覺得金蟬在尊重她的仇敵了！可是在拳打腳踢之後，那像一條小蠶般在抽搖着肩膀的女孩子又觸發了她的靈魂的弱點，使她的過度的兇殘的快意變了深深的憐憫。她覺得自己正是個受打的人，而自己反去打一個沒有抵抗力的女孩子，那是可恥的！那是不配的！——跟着，她自己也掉出眼淚來。金蟬連氣都不敢透，莫明其妙地在接受她的撫摩與安慰。

不過在這樣的無聊與憤懣之中，她心中依然存着一個很足以自慰的希望，那就是：也許得見着阿元一面之後，可以設法逃出這個陷阱。

有一個正午，她冒險跑到阿元的房間（這自然也是以前的她自己的房間了）問他有辦法沒有。阿元雖然病得很厲害，也支撐着和她談了許

久。

“阿喜，你快點回去吧！別找麻煩事情做了，我老早告訴過你，你的想頭是沒有用的！況且，唉，你瞧我幾時才會好呢？喜，你也不用哭，也不用急，我告訴你，那是沒有用的！你哭甚麼呢？當初勝大哥要你的時候，你曉得的啦，我是怎樣固執着不肯，現在怎樣呢？你不是見我的身子打壞了才勉強應承的麼？如今我還不會好回，倘若真的再這個樣子氣出他的火來，我們兩個都不會好過的呵！你想着看吧，我這條命拚了不要，可是你還很年輕呀！”

他拿薄棉被把頭蒙起來，不讓自己看見她的臉。最後，他又把頭伸出來說：

“你好好地服伺他，那你也許會有點好處，勝大哥不用怎樣就歡喜到了不得，他不是難奉承誇人呢！”

她很淒涼，並且很懊悔。那天晚上整夜都不

能睡，第二天一早又跑到阿元那里，伏在阿元的身上面哭。

“阿元呀，你是害了我的！你害得我很厲害呵！”

“呵，怎麼你又來了？勝大哥曉得了不是玩的！”

“阿元，我越想越真，阿安，你曉得嗎？他是我的哥哥呵！這件事情簡直沒有思疑，光看那個雞蛋般的疤子，他不是我的哥哥是誰呢？但是，但是你殺了他！”

“你就要瘋癲了，阿安是你的哥哥？你要明白在那個時候，他是要強姦你的！”

“不，他並不是強姦！那是我自己願意的，我不是告訴過你我愛他的麼？”她堅決說出來了。

這很足以令阿元驚恐。他和阿喜住在一塊有十多年的光景，他曉得她除了接受別人對她的憐憫，除了哭泣以外，絕對不敢多說話的！她

最會使用的是眼睛，阿元有時命令她，她不肯去做的時候，只用一對眼睛不轉瞬地望住他；在她肚子餓了想向阿元要點東西吃的時候，也只是用眼睛望着他。這樣，照阿元平日的觀察，她的嘴是她自己不能使用的。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愛他的麼？”這在阿元的腦子裏是夢想不到的！阿元和她同睡在一張牀上已經有五六個年頭，却沒有聽她說過這樣親暱的話。

“你不能夠愛我的麼？乖女兒！”

“不的，不的，我不能夠愛你！”

“哦哦，那嗎我讓人家打得連鮮血都吐了出來，却是爲了那個呢？”

“爲那個？爲那個？自然是爲我，可是，可是也因爲你曾經把阿安殺死了！”

“阿喜，你明白的呀，我本不是立意要殺他的！”

“那自然哪，如果你立意要殺他，恐怕我會立意要殺你呢？”

“.....”

“老實說起來，你也不是我的爸爸，也不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仇人！把我的丈夫搶了去，把我的哥哥殺害死！”

“那你很痛恨我了，很憎惡我了！”

“也許還不能這個樣子說法，我還沒有忘記了你的好處呢！”

阿元又把頭藏在被窩裏面說：“喜，你回去吧，我有點怕你！”

晚上，扁頭勝喝了點酒，臉紅紅地跑回來。他戴着一頂巴拿馬白草帽，穿着一身湖水色的紡綢衣褲，褲帶的繸子拖在右股上面有五六寸長；下面是絲襪白帆布鞋。照老例，一跨進房門口就把那根左輪丟在棹上。

阿喜很風騷地對他說，每逢他一出去做買

賣，她就很擔憂，望神保佑他快點回來。

“我很曉得，那是非常危險的！一下子就會撞板呵。”

“沒有，沒有，我們不容易打死的。”他從沒有受過阿喜這樣地關心的，歡喜得露出兩排黃牙來。

接住他又和她談了許多冒險的事，“有一次，一顆鎗彈從我的耳邊飛過……”他用了所有他的能力描寫得很生動很活躍，講了一顆鎗彈從耳邊飛過，又講從頭髮飛過，又講從肩膀飛過……最後，阿喜彼擁了進一個有力的懷抱。

* * * * *

是一個陰風沉沉的秋天的早晨，扁頭勝把最親信的十三個徒弟叫來家裏，說有一個最好的玩意給他們看。他心裏很歡喜，驕傲的笑痕佈滿他的脣邊。

阿喜的臉雖然有點青，可是打扮得非常美

麗。這是扁頭勝的意思，他曾告訴她，這次試驗一定會有許多人來參觀的，說不定現在S縣做公安局長的大哥頭也要來看，如果太寒儉那是有失體面的。

七點多鐘，黃克武，S縣的公安局長，乘着四個人抬着的轎子來了。黃局長很胖，他那雙眼睛容易令人以為是閉着的；更有一個特點，就是他的左手缺了一個無名指。

扁頭勝的徒弟和黃局長的四個駁壳衛隊都出去了，室內賸下了扁頭勝，阿喜，同黃局長。

“黃大哥，你瞧奇怪不奇怪，我真猜不出像一匹病貓般的她，會有這樣的本領！”

“你真有這樣的本領麼？”黃局長們她。

“仙人不會哄我的！不過我不明白仙人為甚麼要傳授這個法子給我！”

“那麼，你就將那個法子告訴我們不好麼？”黃局長說。

“不行，不行！仙人吩咐過我，不准洩漏的。”

“仙人的腦筋真有點奇怪，他把避鎗彈的方法傳給婦人，婦人要這種方法來幹甚麼？”

“說出來吧，喜大嫂，把那避鎗彈的方法說出來吧，我們很有用處的呵！”

她微笑了。

“仙人的話怎好不聽呢？她說，‘黃大哥，你不必心急的。我們今天請你來，怕還不會告訴你麼？仙人把那方法傳授了給我之後，他告訴我，仙法不是人人可以傳授的，胡亂洩漏了仙機，大家都得受罪！’”

黃局長挺着肚皮大笑了一陣之後，早飯開了上來。爲了期待着那神祕的時光來臨，沒有一個人曉得自已吃了些甚麼東西。扁頭勝的徒弟和黃局長的衛隊都不住地用眼睛射出無數的驚疑之箭在這位會和仙人打來往的勝大嫂身上。早飯吃過了大家都走出屋前的廣場，每個人的

心理都比看禱雨或捉妖更有趣過。

距離扁頭勝的門口約莫十一二丈遠的光景，那里擺着許多東西。七張八仙棹拼起來，像一些姑娘們拜七姐一樣，最後一張棹子上面放着·張酸枝公座椅，椅前很整齊地放着香爐，素燭，麵粉做的三牲祭品等等，兩旁還有長旛。扁頭勝悄悄地跟阿喜說：

“喜，你真能夠避開我的鎗彈嗎？這不是好耍的呵！”

阿喜把險揣歪，低低地答着兩個字：“傻子！”

正午到了，太陽還藏着不肯出來。空中舖滿灰白的陰雲，涼風籠罩着整塊的大地。

阿喜端坐在那張酸枝公座椅上面，扁頭勝離八九丈遠站着，在他的面前有一個很大的蒲團。黃局長，他的衛隊和其餘的人都很遠地站在一堆，熱心地在祈禱着他們的福氣。的確的，這

樣的事情，一輩子都難見到一次的！

阿喜看見扁頭勝跪下了，並且很恭敬地在磕頭。檀香在她面前裊裊地上騰，慢慢地擴散；在煙縷中，隱約地，她可以看見阿安的微笑的面孔。這時，她的腦子變了個蓄水的鐵櫃，除了因為身的振蕩而激起小小波浪外，甚麼都沒有。阿頭勝重複站起身，從腰間把左輪拔了出來的時候，她也把水櫃的兩個小門打開了，分不清是悲是喜的眼淚汨汨地流個不住……

鎗響過了之後，阿喜倒在香爐上面，鮮血從棹面流到地下。大家的希望都給陣陣的陰風吹散了！扁頭勝不能明白這是甚麼一回事。

“勝老弟，瞎，這個事體很明白的了，你說我是何等福薄呵！何等沒仙緣呵！”

黃局臨上轎的時候這樣對他說。

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於上海。



歐陽文忠公集

四

實價四角

角

分

